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司 馬 文 正 公 傳 家 集

(四)

司 馬 光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省 立 新 竹 高 中 圖 書 館



00010370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1934年

司馬正文公傳家集

(四)

司馬光撰

國立基本叢書

010370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一

章奏二十四

論衙前割子治平四年九月上

臣伏見近者陛下特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積穀求致厚產至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者令中外臣庶條陳利害委官詳定以聞此誠堯舜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竊見頃歲國家以民間苦里正之役廢罷里正置鄉戶衙前又以諸鄉貧富不同東鄉上戶家業千貫亦爲里正西鄉上戶家業百貫亦爲里正應副重難勞逸不均乃立定衙前人數每遇有闕於一縣諸鄉中選物力最高者一戶補充行之到今已逾十年民間貧困愈甚於舊議者以爲一州一縣利害各殊今一槩立法未能盡善又里正止管催稅人所願爲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產者然則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苦也又愚者每鄉止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戶一戶應役則九戶休息可以晏然無事專意營生其所以勞逸不均蓋由衙前一槩差遣不以家業所直爲準若使直千貫者應副十分重難直百貫者應副一分重難則自然均平今乃將一縣諸鄉混同爲一選物力最高者差充衙前如此則有物力人戶常充重役自非家計淪落則永無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選差富戶爲抑強扶

弱寬假貧民。殊不知富者既盡。賦役不歸於貧者。將安適矣。借使今日家產直十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十萬者盡。則九萬者必當之矣。九萬者盡。則八萬者必當之矣。自非磨滅消耗。至於困窮而爲盜賊。無所止矣。故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返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日削月朘。有減無增。以此爲富民之術。不亦疎乎。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爲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挾以爲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怒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爲久生之計乎。凡爲國者。患在見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鄉戶衙前之時。人未見其患。及今然後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則患益深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諸路州縣。相度上件里正衙前。與鄉戶衙前。各具利害奏聞。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務令百姓敢營生計。則家給人足。庶幾可望矣。

言橫山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上

臣竊聞陝西邊臣。有上言欲招納趙諒祚國內人戶。漸圖進取者。臣竊惟諒祚驕僭之罪。宜伏天誅。爲日固久。今國家新遭大憂。陛下初承寶命。公私困匱。軍政未講。恐征伐四夷之事。未易輕議也。況諒祚雖內懷桀驁。而外存臣禮。方遣使者奉表弔祭。尙未還國。而遽令邊臣誘納其亡叛之民。臣恐未足以虧損諒祚。而失王者之體多矣。伏望陛下。且以捐循百姓爲先。以征伐四夷爲後。速詔邊臣。務敦大信。勿納亡叛。

專謹斥候防其侵軼而已。俟諒祚答惡既熟。中國兵穀有餘。然後奉辭伐罪。不爲晚也。

論橫山疏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王者之於戎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必以踰蔥嶺誅大宛。絕沙漠禽頡利。然後爲快也。竊聞有邊臣言趙諒祚部將輕泥壤側。欲以橫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爲非宜。尙懼語言踈略。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爲陛下陳之。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勿遽加棄置。略賜周覽。與進謀者參校其是非焉。臣聞戎狄之俗。自爲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詐謀攻戰相尙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饑渴。能受辛苦。樂鬪死而恥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爲也。是以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爲冒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舉河東。南取閩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誕。太宗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爲虜所鈔略。及經沙磧。餓渴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歔歔酸鼻。及眞宗卽位。會繼遷爲羅潘友所殺。眞宗因洗滌其罪。弔撫其孤。賜之節。

賊使長不毛之地。訖于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與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賦。以供邊役。關中旣竭。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復。仁宗屈已。賜以誓誥。册爲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雖者諒祚。雖時有假塞。禮節不備。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能梟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況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旣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乃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爲邪。譬如鄰人竊己之財。己以正議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謀。爲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以撤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毒蠱。亦足以爲亭鄴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竭。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彫敝。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太半。縱其在者。亦懷貳心。非復得

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之際，陛下深詔邊吏，敦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候，以待之。猶懼諒祚狼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豐隙，侵噬疆場。又況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間諜，所在甚多。中國動靜，毫髮皆知。其曠側自程戡在虜廷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傳報四方。安有虜中獨不覺竊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竊疑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下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曠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爲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曠側也。若曠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曠側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悅，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



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立功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卽大位。尙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則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如兒戲。教閱稍頻。則慍懟怨望。給賜小稽。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北。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之計。莫若收拔賢俊。隨材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慎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翦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完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旣舉。庶政旣修。百姓旣安。倉庫旣實。將帥旣選。軍法旣立。士卒旣練。器械旣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爲之青衣盱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求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繫。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

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能爲國家斬將搃旗，拓土闢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佗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微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言橫山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臣近曾上言，趙諒祚卽今稱臣奉貢，朝廷不宜納其叛臣，以興邊事。未審聖意以爲如何。臣之所言，非謂諒祚無罪，不可討也。又非能保其不叛也。但以國家今日內政未修，不可遽謀外事故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八事，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然後觀四夷之變，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何患不能復大禹之故迹，雪祖宗之宿憤也。

論不得言赦前事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臣伏觀今月二十二日手詔，應官吏黎庶犯罪在赦前者，並依前後勅條施行。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更不得依前舉劾具案取旨。如違並科違制之罪者。臣竊惟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枉繫平民，及以輕淺之罪，奏乞不原，聖恩禁之，誠爲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恐難以一例指揮。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案百僚，糾擿姦邪。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

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而非國家之長利也。伏望聖慈追改前詔。除去言事兩字。勿使羣臣得以壅蔽聰明也。

言張方平劄子

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姦邪貪狠衆所共知。兩府大臣繫國安危。苟非其人爲害不細。臣職在繩糾不敢塞嘿。伏望聖慈追寢方平新命以協輿論。

言張方平第二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一日上。

臣近曾上言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固不足采。愚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狠事迹甚多。陛下僮欲知方平爲賢爲不肖。乞盡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所奏邊上事宜狀。卽知臣所言非一人之私論也。今所言之事尙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爲譴毀忠賢亦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遷翰林。仍加美職。臣誠愚懵未曉所謂伏望聖慈察臣前言。方平事爲是爲非。早賜施行。所有新命未敢祗受。

除兼侍讀學士乞先次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

臣累日前會上殿論列張方平事。後來續開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臣智識頑闇不達聖心。以爲朝

廷大政。必當辨是與非。人臣事君。不可辭難就易。是以不勝狂狷。復有奏陳。伏蒙聖恩。曲賜手詔。過加獎待。諭以至意。溫密纖悉。提耳諄諄。臣雖木石。亦將開悟。況含血氣。得爲人類。自咎愚迷。九死難贖。伏地流汗。無所容入。愧感之極。涕泗滂沱。誠宜卽時奔赴闕廷。祇受詔命。然臣尙有私懇。須當面陳。欲望聖恩。先許上殿敷奏。稟取聖旨。然後退受勅告。不勝死生幸甚。

乞免翰林學士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

臣今日上殿。曾有敷奏。以聖旨令讀資治通鑑。其書卷帙尙少。須至日逐接續編修。史籍煩多。恐難以應副。禁林文字。乞免翰林學士一職。伏蒙聖恩宣諭。但令權免學士院文字。臣退自惟念。若取學士之名。以自榮。而不供學士之職。竊位素餐。孰甚於此。在臣愚分。深不自安。況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序一同。俸給仍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許臣只以侍讀學士專修資治通鑑。如此則材器稍宜。職業無曠。遂其私願。相免愧心。不勝幸甚。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二

章奏二十五

辭免館伴劄子熙寧元年三月廿一日上

臣近爲差館伴北朝人使。曾進狀辭免。今日蒙聖恩。差中使宣諭。以人使將至。有合商量事節。令臣不得辭免。早詣中書樞密院看詳文字者。臣竊惟館伴北使。乃兩制常程差遣。臣所以輒違詔旨。再三固辭者。非敢避事偷安。誠以人之才性。各有能否。不可牽強。陛下以臣講讀經史。粗有可采。而使之應對賓客。此實非臣所長。夫以鄭國區區。將有諸侯之事。猶使裨譎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接四方之賓客。故鮮有敗事。況聖朝包戈偃革。專以文德懷撫北夷。信使往來。議論國事。折衝禦侮。呼吸成變。一言差忒。實繫安危。臣豈敢不自揣量。安居其任。臣雖以名犯北朝諱。元不曾接伴。亦不曾奉使。兩朝事體。正如牆面虜中情。僞分毫不知。加以稟性昏慙。遇事褊直。今若使之館伴。恐語言之際。必有遺忘差錯。或漏泄機事。或抵觸使人。萬一如此。以貽朝廷之憂。雖加臣以重誅。終無所益。伏望聖慈。矜察於兩制中別選差才敏之人。館伴北使。貴無關誤。

辭免裁減國用劄子熙寧元年七月三日上。明日有旨。只委三司差官管勾。

臣近曾乞別選差官裁減國用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非才叨忝美職月受厚俸常自愧恐無有報稱若果能有益於國臣何敢辭竊惟方今國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積以歲月庶幾有效固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也若但欲知慶曆二年裁減國用制度比見今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令供析聞奏立可盡見臣愚以爲不必更差官置局專領此事況臣所修資治通鑑委實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難以更兼錢穀差遣

請不受尊號劄子

熙寧元年七月十七日上

臣今月十七日准內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勝子審取聖旨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因循至今伏見太祖開寶元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卻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目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耳羣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中國獨無臣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爲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寸牘自稱天地所

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爲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爲可恥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爲陛下聰明睿智。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歎之聲。將洋溢四海。此所謂一謙四益。後其身而身先。可以捨虛名而得實譽者也。伏望陛下更加詳擇。

手詔

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額日淫雨。甲申地當天威彰著。日虞傾瀾。實憂彼此鴻名。有愆面目。況在亮陰。亦難當是盛典。誠如痛言。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爲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實乃內顧慚懼。非是欺罔。以名邀虛。

批答

昔表具之。朕荷祖宗之休。雖有四海。永惟燭理之不明。舉措之不中。元元困窮。未獲厥所。夙夜悼懼。如涉春冰。聞以美報之禮。不敢墮曠。故欲躬執極性。祇見上帝。固非昭告成功。自營福祿也。羣公卿士。狼見褒獎。欲歸以溢美。增其徽稱。抗章動請。至於再三。朕乏馨香之德。不能酬於神祇。乃甲申地當淫雨。爲災天威彰著。日虞傾瀾。尙何盛烈之可述。揚名之敢當。心焉愧傷。流汗霑足。況尙在諒闇。哀素未忘。何宜此時。亟舉盛典。若斯之議。非所敢聞。宜體予至誠。勿復爲奏。所請宜不允。仍斷來請。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上

臣伏觀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當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



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蠹者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饑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爲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且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踈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勳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爲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費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

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爲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爲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爲始耳。臣素愚。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爲衆言所移。則天下幸甚。

舉諫官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爲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爲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以聖意。

論召陝西邊臣劄子

熙寧二年六月。

臣竊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會上言方今百職未舉。庶政未修。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帥

未選軍法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八事不完不可興兵智慮透疎不合聖心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爲夏虜所殺陝西騷然困於餽戍朝廷悔前之失故謫降种諤等以謝夏虜再三招撫方能得其稱臣奉表復遵舊約朝廷特遣使者以誓詔册命及金帛雜物賜之尙未返命今竊聞陛下復召种諤等詣闕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興爲中外聞者無不寒心夫布衣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鄉黨況王者臨御四夷當叛則威之服則懷之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若戎狄幸而臣服無故擾之及其背誕則從而驅之得其臣服又從而擾之其於信義威懷如何哉國家以信義臣畜戎狄百有餘年前日种諤等舉而棄之與兵掩其不備以邀一時之功僅能得不食之地百餘里飢虜萬餘人耳今地則歸之虜庭民則逃散略盡朝廷有何所得而發兵守衛轉粟饋餉公私之費以鉅萬計其爲失策豈不昭然今瘡痍未復憂患未弭臣前所言八事一無所修虜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爲前日所爲臣見其無復綏州之功而必有大敗覆沒之事兵連禍結不可救解公私困竭盜賊將生此乃社稷之憂非獨邊鄙之患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留神深念至于再至于三當先修內政未可輕議用兵實天下幸甚

論風俗劄子

熙寧二年  
六月上

臣聞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

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尙。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乘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聘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業。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沈。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懼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墜。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論責降劉述等劄子

熙寧二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竊聞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執守謀殺刑名。差官取勘。侍御史劉琦。錢顛。皆以論列政府公事。除員外郎降監酒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愕。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人。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繼食鷹鷂。求其鷲也。鷲而烹之。將何用哉。陛下踐阼以來。待臣下以寬仁。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闕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爲知州。今琦顛所坐。不過狂直。止以迂犯大臣。遂降爲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不勝拳拳。竊恐來者側目箝口。以言爲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也。臣備位近臣。親被明詔。觀朝廷政事之闕。不敢不言。伏望聖慈。深察愚衷。早賜指揮。赦劉述等。更不取勘。其劉琦等。別除一般資序差遣。庶幾稍息羣議。

再舉諫官劄子

熙寧二年十月七日上

臣昨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任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竊見龍圖閣直學士陳薦。舊事陛下於藩邸。其忠厚質直。陛下必素知之。直吏館蘇軾。制策入優等。文學富贍。曉達時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自少至長。志操堅正。所居之官。皆著風迹。集賢校理趙彥若。師民之子。強學懿行。不減於父。平居恂恂。如不勝衣。遇事剛勁。人莫能奪。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竊謂可備諫職。伏乞聖明。更賜裁擇。

乞優賞宋昌言劄子

熙寧二年十月七日上

臣聞國家大政。在於賞罰。若賞罰明當。功無不成。臣去冬奉勅。與張茂則相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

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上置立上約攔水勢令入東流候向去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卽閉塞斷北流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諸州軍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尋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令修置上約自後昌言同列提舉修生隄者以策非已出百端沮毀以爲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併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闕上殿所言陛下所親聞也賴陛下聖明斷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約今秋擬攔得水勢一併入東流其北流尋已閉斷雖頗漂溺損近東滄德等州民田廬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軍蒙利亦爲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謂之無功今若與同列稱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竊恐當官之人觀之無所沮勸況昌言因去歲職當在外河決叢強獨奪一官今若止復舊官則是衆人受賞而昌言獨不得賞也設使愚者修置上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伏望聖慈察昌言建議之功特與復舊官外更與董役之人等第別加酬獎庶使向去用心向公者知朝廷必不負之也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六日上

臣先曾起請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開奏優與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

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爲無益。不惟其間有牆面者。假手於人。徒長姦僞。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太學之官。以教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若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大學。則其父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壹。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授差遣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之易行者也。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儘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臣竊以爲茲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爲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詳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

乞不揀退軍置淮南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一日上

臣竊聞道塗之言。未審虛實。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呈切者。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爲非宜。何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爲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爲衰老。微有呈切。尙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橫置降配也。諸軍之內。沙汰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承平無事。綱紀具張。此屬恟

悔不安亦無能爲患然詔書一下若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姑務省事復爲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去無以復號令驕兵若遂推而行之則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故臣願朝廷更當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未至而虛爲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爲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實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尙請衣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嚙諷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得者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充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尙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旣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爲虛設冗兵旣去大費自省在理甚明於事爲便臣備位近臣茲事繫國安危不敢不言

邇英奏對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上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邇英進讀已上問河北災變何以救之光對曰河北大水倉廩漂沒所難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賣於民以糴穀則重增煩擾且禾稼蕩盡糴之亦無所得故饑饉之歲金帛



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上曰：已令漕五十萬石以賑之，可足乎？對曰：臣聞瀛州所損有百五十萬石，所漕者裁能補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臣聞河北東西路水所不及，州縣頗稔，可糴。又汴流未絕，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今之提轉，古方伯州牧之任，繫一路休戚，當慎擇天下賢才，不可但取資敍及酬獎爲之也。上又問兩府辭郊賚劄子何不呈，對以同僚有假故。上問茲事何如？對曰：臣已有奏狀，臣所見止如此。更乞博訪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誰不同？對曰：獨臣有此愚見，他人皆不以爲然。上曰：朕意亦與卿同，聽其辭賞，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減半無益，大臣懇辭，不若盡聽之。對曰：今郊賚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無恐於體未順。上曰：已有帶馬矣。對曰：求盡納者，人臣之志，賜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後數日，光與王珪禹玉王安石介甫同進呈郊賚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國用不足，災害薦臻，節省冗費，當自貴近爲始。宜聽兩府辭賞爲便。介甫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無幾，而惜不之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昔常袞辭賜餼，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祿，今兩府辭郊賚，正與此同耳。且國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光曰：常袞辭祿位，猶知廉恥，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

務邪。介甫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爲盜，豈國家之利耶？介甫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羣盜蜂起，遺繡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爲盜邪？此言豈可據以爲實？介甫曰：太祖時趙普等爲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賫匹兩不過三千，豈足爲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殿外，辦沃盥奉帔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與介甫爭論久之。禹玉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介甫當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答，引常衮事以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明日選英講讀罷，上獨留介甫與語。兩府不致先出以俟之。至晡後乃出。不數日，介甫參知政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二

章奏二十六

上體要疏熙寧二年八月五日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墜弛。風俗偷惰。薄惡裁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剴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爲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謂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繁。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曰及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

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諂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墜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

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任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開姦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相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閒。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置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誣。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

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道，尙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尙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己。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邪。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且



陛下蠲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狠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而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邪。陛下此之不爲。而顯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

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謹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哀哉。爲獄匪先民。是程匪大獄。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尙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鑄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旣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愷。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

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

辭樞密副使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二日上

臣准閣門告報。已除臣樞密副使。續准勾當御藥院陳承禮傳宣。令臣卽今受勅告者。臣賦分樸愚。不通時務。近日以來。加以衰疾。恪居舊職。猶恐墜敗。況乃拔擢待之不次。竊惟宥密之地。日侍訐譖。內訓六師。外撫四海。用人當否。繫國安危。豈臣無似所能堪稱。伏望聖慈。更擇賢材。俾居其任。聽臣且守舊職。

辭樞密副使第二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五日上

臣准勾當御藥院黎永德奉宣聖旨。令臣卽今入見者。臣屢違嚴詔。當伏重誅。但以聞命以來。揣分已熟。自幼及長。頗讀經史。捨此之外。一無所長。當世之務。懵不通曉。常日置之閑官。僅脫曠敗。尙以屬文不工。劇劇非長。翰林審官。每欲辭免。況於樞府要地。任重責大。一日失職。則死及之。臣雖至愚。粗知自愛。陳力就列。古人所勉。是以寧冒違詔之罪。不敢當竊位之譏。伏望聖慈。察其悃款。決非虛飾。特賜寢罷新命。止守舊職。天地更生之惠。下臣莫大之幸也。

臣前者兩曾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旨。竊慮區區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人臣審能。然後受事。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爲儒。臣自髫髻。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爲。況於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所不能。而不辭其所能。愚者除開封府推官。以繁劇曾辭。後除修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以文采不工。曾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諫職無效。曾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曾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恐朝廷修國史。難以兩處供職。曾辭。自餘除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直祕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職。除書始下。臣卽時受命。未嘗輒辭。所以然者。自度駑鈍。可以策勵。不至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臣屢辭恩命。或以爲不慕榮貴。或以爲飾詐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習賦詩論策。應舉就試。每三年一次。投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邪。臣若陰有營求。陽爲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陛下察臣何嘗如此。豈飾詐邀名者邪。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處。豈臣愚淺下材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參陪末議。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旰食之憂。以累知人之哲。臣雖伏

鑽橫分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近日以來。頗多健忘。居常供職。猶懼廢闕。況以衰病。當茲重任。是用披肝瀝膽。昧冒上陳。違犯詔旨。至於再三。觸法抵罪。不自知覺。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依臣前奏。追還新恩。俾守舊職。不勝憂慙危切之誠。臨紙叩頭。俯伏俟命。

辭樞密副使第四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上

臣准勾當御藥院陳承禮傳宣。令臣即今入見者。臣仰煩聖恩重沓如此。雖頑如木石。亦當遷變。然臣固守愚志不移者。誠以荷盛德者必有以酬報。居重位者不可以無功。臣自惟立朝。材器短淺。一無所用。獨有補過拾遺。可裨萬一。方今爲天下患者。唯有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朝發一詔罷之。則夕無事矣。故臣不量力勢。輕用上陳。儻陛下以臣言爲是。乞早賜施行。若以爲非。則臣乃狂愚之人。於今英俊滿朝。而擢用狂愚之人。使污宥密之地。豈不爲聖政之累也。伏望聖慈。追還樞密副使恩命。令臣且供舊職。

辭樞密副使第五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上

臣准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令臣即今赴閣門受勅告者。陛下聖恩無窮。愚臣辭避不已。逮下之德愈盛。慢上之罪愈深。憂惶失圖。無地自處。臣竊惟陛下今茲不次用臣。必以識慮爲小有可采。臣亦以受陛下非常之知。不可以全無報效。是以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

果能行此勝於用臣爲兩府臣若得此言果行勝於居兩府之位。僮或所言無可采。臣獨何顏敢當重任。伏望聖慈矜察。更不復遣使臣宣召。追還樞密副使恩命。庶使賤臣差獲自安。

貼黃

李舜舉傳聖旨諭臣。以樞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爲辭。臣今若已受樞密副使勅告。卽誠如聖旨。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受恩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所以區區貪進小忠。庶幾少補聖政之萬一。況所言二事。並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無效。所以不敢當今日新恩。非爲侵官。乞聖明裁察。兼臣右膝下見患一瘡。有妨拜起。入見未得。伏望聖慈。更不差使臣宣召。臣只候膝瘡稍愈。自乞入見。面奏懇誠。

辭樞密副使第六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尋得旨。聽許。

臣伏准勾當御藥院劉有方傳宣撫問。兼問臣取幾日入見。令早入者。聖恩深厚。不忘微賤。存恤勤至。臣螻蟻之命。無足報塞。惶恐無措。伏念臣卽今膝瘡雖稍減可。尙未全愈。有妨拜起。未知可以入見之日。不獨如此。兼爲臣近會上疏。言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常平廣惠倉使者。未聞朝廷少賜采錄。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錢愈急。中外人情愈遑遑不安。臣當此際。獨以何心敢當高位。故寧被嚴譴。未敢輒出。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參酌下情。與衆同欲。是以事無不當。令無不行。未

嘗有四海之內。卿士大夫。農商工賈。異口同辭。咸以爲非。獨信二三人之偏見。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庶使共決是非。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還樞密副使勅告。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明正刑書。庶使是非不至混殺。微臣進退有地。不爲天下之所疑怪。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四

章奏二十七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仍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竊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祇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政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閒。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



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竊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纒數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脂窟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因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寢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與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

費將從謹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閻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愷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墜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過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糶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贖贖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糶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佗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斂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爲太宗時堯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見

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畀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水旱，餓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羽書猝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旣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來，至於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板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臣竊觀方今四夷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佗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培斂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詎率錢，顧人充役，決泮水以種

稻及澆溉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陵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其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爲高奇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興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違違。不敢自安。苟不能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樁。令提點刑獄司管勾。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茲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懷懼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

請自擇臺諫劄子

熙寧三年四月十六日上

臣竊見近日臺諫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諛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惟朝廷之意。無佗。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家置臺諫官。以爲天子耳目。惟恐政事有闕失。百姓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姦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聞故也。今臺諫官稍有懷剛直之志。畏天下公議。憂念朝廷。哀閔百姓。忤犯大臣。刺譏左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擇所親。以代其任。萬一又爲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諛。不知廉恥。附下罔上。

背公死黨之人。然後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闔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雖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禍。陛下何從知之。如此豈宗廟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大臣又取同於己者存之。異於己者去之。然則陛下獨與大臣爲天下足矣。何必更置臺諫官也。且條例司之害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之。獨陛下與王安石未之寤耳。豈可更爲之黜逐臺諫。以長其威福。成其氣勢。臣竊爲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唯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達四聰。勿使爲羣下所欺蔽。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過分之恩。不敢塞默。雖死怨讎之手。猶賢於竊祿偷生者也。

論李定劄子

熙寧三年五月二日上

臣竊見近者朝廷除秀州推官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來外間皆言朝廷已爲之寢罷。今日復聞劄下舍人院。須令草詞。臣竊意朝廷知大臨等既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爲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凡朝廷所行政令。羣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於朝。政令或有得失。陛下復何從知之。晏嬰所謂以水濟水。賈山引秦之季世以戒漢文帝者。正患其如此耳。臣前論逐臺諫官。今又論大臨等。非敢私此數人。正爲國家惜言路之絕耳。伏望陛下審思而慎行之。勿使聰明遂至壅蔽。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國家不次用人，固無常法。然必使衆心厭服，然後爲美。是以堯舜非不聰明也，其命官皆先謀岳牧，既衆言僉同，復明試以功，而後用之。故舉不失能，而上下雍熙也。臣素不識李定，實不知其行能何如。陛下果知其賢，何不且試之以漸，俟其功效顯著，衆皆知之，然後不次擢用，則誰曰不可？何必今日與臣下力較勝負，殆非人君廣大之體也。

乞免永興軍路苗役錢劄子

熙寧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上

臣奉勅差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臣竊見陝西百姓，自城綏州以來，供應諸般科配，及支移稅賦，往近邊州軍，日近復有環慶事宜，加之今年亢旱，五稼不熟，人戶流移者，已聞不少。國家所宜汲汲存恤，使人戶安集。臣伏見先所散青苗錢，貧破百姓，爲患不細。臣已曾累次上言，不敢重煩聖聽。今又聞議者欲令州縣將諸色役人，一時放罷，官爲顧人，祇應却令人戶均定免役錢，隨二稅送納。乃至單丁女戶、客戶、寺觀等，並令均出。若果行此法，其爲害必又甚於青苗錢。何則？上等人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歲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人戶及單丁女戶等，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鰥寡之人，俱不免役也。若錢少則不足以顧人，若錢多則須重斂於民。顧人不足，則公家闕事，重斂於民，則衆心愁怨。自古以來，徭役皆出於民。今一旦變之，未見其利也。且受顧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物，則必侵盜，使之幹集

公事則必爲姦。事發則挺身逃亡。無有田宅宗族之累。建議者亦自知其不可。乃云若願召人不足。卽依例輪差。支與逐處所定顧錢。足了役事。則自當有人應募。今既無人應募。必是錢少不足充役。是徒有免役之名。而役猶不免。但無故普增數倍之稅也。彼青苗錢以債與民。可取其息。已足困民之法。今又使橫出數倍之稅。民安有不困蹙者哉。以富庶之域。猶不能堪。況陝西累歲奉邊。民力彫敝。豈可復爲無益之事。以擾之乎。伏望聖慈。特免永興軍一路青苗免役錢。以愛惜民力。專奉邊費。其餘路分。則繫自朝廷裁酌。

乞不令陝西義勇戍邊及刺充正兵劄子

熙寧三年十一月上

臣先任諫官日。伏見國家揀刺陝西義勇。臣累會論列。以爲徒使百姓愁苦。無益於用。近聞環慶路用義勇與西賊戰鬪。望風奔潰。死傷甚多。致主將陷沒。此義勇不可用之明驗也。臣竊聞議者猶欲教閱義勇。以抗西賊。若止令州縣教閱。守護鄉土。猶於人情不至大擾。若發以戍邊。或如慶曆中刺爲正兵。可使人覩環慶之敗。譬如無罪往就死地。恐於人情大有不安。國家既重賦斂。以盡其財。又逼之戰鬪。以絕其命。是驅良民使爲盜賊也。彼爲官軍。則惜生。故望風退走。彼爲盜賊。則必死。自可以一敵百。臣恐今日教之。挽射擊刺。乃佗日爲盜之資也。廟堂之議。臣所不得知。萬一有之。詔下之日。臣論列不及。況當遠離朝廷。故不特不先事而言也。

臣奉勅充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本路十州所管屯駐禁軍。至少大率皆是緣邊就糧兵士。常時分爲上下番。有一半在涿州。或遇邊上稍有警急。則盡皆抽去。涿州並無守把兵士。臣竊惟天下事不可忽。必須思患豫防。戎狄犯邊。雖當竭力捍禦。然腹內州軍。豈可全無武備。況涿州皆有軍資甲仗。市邑民居萬一犬羊奔突。閒諜內應。或盜賊乘虛。姦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施。臣愚以爲涿州宜各添一指揮禁軍屯駐。內永興軍爲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可以差撥。只乞於緣邊就糧兵士內依此。目撥留在涿州屯駐邊上。更不得勾抽。所貴緩急不至失備。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五

章奏二十八

諫西征疏  
熙寧四年正月一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以不材，誤承朝廷委用，待罪長安，兼領一路十州兵民大柄。朝辭之日，伏蒙陛下諭以凡邊防事機，及朝廷得失，有所聞見，令一一奏聞。臣受命以來，且愧且懼。所愧者聖恩深厚，責任至重，所懼者智識淺短，無以堪稱。夙夜疚心，不敢寧居。臣自入境以來，見流移之民，道路相望，詢訪閭里，皆云今夏大旱，禾苗枯瘁，河渭以北，絕無所收。獨南山之下，稍有所存，而入秋霖雨，經月不霽，禾雖有穗，往往無實。雖有實，往往無米。雖有米，率皆細黑，一斗之粟，舂簸之後，不過得米三四升。穀價踊貴，民間累年困於科調，素無積蓄，不能相贖。以此須至分房減口，就食西京襄鄆商虢等州。或庸賃客作，或燒炭採薪，或乞匄剽竊，以度朝夕。當此之際，國家惟宜鎮之以靜，省息諸事，減節用度，則租稅自輕，徭役自少，逋負自寬，科率自止。四患既除，民力自足，民財自饒。閭里自安，流亡自還，固不待陛下憂勤於中，宰相劬勞於外，然後人人得其所也。苟或不然，國家雖欲輕租稅，寬逋負，其所費之財，何由可得。雖欲少徭役，止科率，其所營之事，何由可成。四患不除，雖日下恩澤之詔，民猶不免於流移轉死也。

蓋欲止沸者莫若絕薪。欲安民者莫若省事。此目前之驗。非難知也。臣到官以來。伏見朝廷及宣撫等司。指揮分義勇作四番。欲令以次於緣邊戍守。選諸軍驍銳及募閩里惡少。以爲奇兵。造乾糧。餼飯。布囊。力車。以備餽運。悉取歲賜乘常之物。散給緣邊諸路。又竭內地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且以永興一軍言之。所發人馬甲八千副。錢九萬貫。銀二萬三千兩。銀盃六千枚。其餘細瑣之物。不可勝數。動皆迫以軍期。上下相驅。急於星火。官吏狼狽。下民驚疑。皆云國家將以今春大舉六師。長驅深入。以討乘常之罪。臣以疎賤。不得預聞廟堂之議。未知茲事爲虛爲實。昨者親承德音。以爲方今邊計。唯宜謹嚴守備。俟其入寇。則堅壁清野。使之來無所得。兵疲食盡。可以坐收其弊。臣退而思念。聖謀高遠。深得王者御戎狄之道。實天下之福。及到關中。乃見凡百處置。皆爲出征調度。臣不知有司在外。不論聖意。以致有此張皇。將陛下默運神算。不令愚賤之臣得聞其實也。臣不勝惶恐。晝則忘食。夜則廢寢。心寒股栗。竊爲陛下危之。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來。國家富彊。將良卒精。因人主好戰不已。以致危亂者多矣。況今公私困竭。將愚卒懦。乃欲驅之塞外。以捕狡悍之虜。其無功必矣。豈惟無功。兼後患甚多。不可盡言也。若朝廷初無出征之意。則何爲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訖無分毫之事。萬一將來虜騎入寇。府庫已竭。民力已困。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史中丞日。朝廷將興綏州之役。臣曾上言。國家先當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備。然後可以征伐四夷。今此八事。未有一者勝於曩時。而

况關中饑饉十室九空爲盜賊者紛紛已多。縣官倉庫之積所餘無幾。乃欲輕動大衆。橫擄猛敵。此臣之所大懼也。或者又云。國家未討乘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若果如此。尤爲不可。何則。今者竭關中之財力。大興師衆。乃捨有罪之強寇。誅無辜之小種。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將無以復號令戎狄矣。此二策者。皆爲不可。伏望陛下深鑒安危之機。消之於未萌。救之於未形。速下明詔。撫諭關中之民。以朝廷不爲出征之計。其義勇更不分番於緣邊戍守。亦不選募奇兵。凡諸調發爲餽運之具者。悉令停罷。愛惜內地倉庫之儲。以備春深。調救飢窮之人。如此。豈惟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臣不勝憂迫。直輸赤誠。惟陛下裁察。

應詔言朝政闕失狀

熙寧七年四月十八日上

右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敕朕涉道日淺。昧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卽日之深患。陛下旣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

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曩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間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况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叡之性。希世少倫。卽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旣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踈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

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而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卽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瞻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方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賊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赦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羣臣子遠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

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大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邱據曰：惟據與我和。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邱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威，則衆謀不進，事是而威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闢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闢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己，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履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諫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諫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

璫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闢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佗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敘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錙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米，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鑄，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



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旣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繲繼。唯恐不迨。婦子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烏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遊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欲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

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殲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羣起。又喪武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寤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寅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己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譁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

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狗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違自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浸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齋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薦范祖禹狀

元豐七年十二月上

右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臣伏見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自祖禹年未二十爲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爲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沉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身下位。曾無滯留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間。罕遇其比。況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臣所言。莫非據

實不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竊爲朝廷惜此良寶。委棄榛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采拔。或使之供職秘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衷。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再乞西京留臺

元豐八年  
二月上

右臣先於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受勅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至今月此任當滿。伏念臣性雖至愚。粗嘗從學。平生所守。不敢忘信。雖遇布衣。未嘗妄語。況於朝廷。豈敢欺罔。臣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舉錯云爲。動多差繆。使之臨繁處劇。實所不堪。非敢愛身。必恐敗事。但臣前後提舉崇福宮。已經四任。坐享俸給。全無所掌。今復有求。實自愧心。竊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比於宮觀。粗有職業。伏望聖慈。俯如矜察。特於上件兩處差遣內。除授一任。庶使竊祿庇身。以養殘年。則陛下愛物。曲盡始終之賜。微臣陳力。兩遂公私之便。

乞奔神宗皇帝喪狀

元豐八年三  
月十七日上

右臣先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於今年二月任滿。臣以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臨繁處劇。實所不堪。尋具狀奏陳。乞於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內。除授臣一任。未奉朝旨。聞於今月七日。忽奉遺制。大行皇帝奄弃天下。臣哀荒摧絕。無地自處。伏念臣自先帝踐祚以來。過蒙知待。特出倫輩。首貢翰苑。繼處憲臺。亦

嘗承乏俾佐樞府。臣自知非才，不敢冒居。力辭重任，願就冗散。亦荷矜容，曲從所欲。養以俸祿，不責職業。優游自便，十有五年。近者書成，又叨進職。褒嘉賜賚，皆踰等比。聖恩汪洋，天隆地厚。未足爲喻。奉諱之初，卽欲號哭奔走。徑詣京師，奉望梓宮。展臣子之誠萬分之一。又念國朝故事，如昭厚二陵，未嘗有近臣奔喪之例。加以前已乞留臺國子監，未奉進止，彷徨疑慮，不敢輒行。今竊聞觀文殿學士孫固、資政殿學士韓維，已至闕下。臣方自咎責，不敢寧居。已於今月十七日起離西京，欲乞亦赴闕廷，隨百官班入臨。見於前路，聽候指揮。

乞罷修腹內城壁樓櫓及器械狀

熙寧四年正月

准熙寧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准樞密院劄子節文檢會近爲麟府路豐州及外堡塞官吏地慢不砥不修完城池樓櫓器甲等已奉聖旨降官等第斷道及割與三路轉運司編牒轄下法邊州軍知委去訖近又據陝西路提利宜等司奏華州甲仗庫等不備蓋是監官并本州官員全不用心點檢有誤緩急使用其鈐轄虛賦坐受優俸空占當直兵士略不檢覈朝廷已令節延路經略司舉官差替虛職其華州甲仗庫等不堪本州當職官員全不用心點檢仍宜據司差官取財聞奏竊慮諸路亦有不修完城壁器甲等去處奉聖旨令河東河北西經略按撫司司指押轄下州軍委官吏子細點檢頭管日近修完城壁樓櫓堅固器甲等如將來朝廷專差官點檢得御有未修完城壁樓櫓器甲等其應千官吏必當依此重行斷道割付本司者依准朝旨行下本路諸州軍施行近准麟州申州司勸會本州雖係陝西路即不係近邊州軍其州城從來並無有敵樓戰棚爲自來霖雨損壞摧塌及無兵功累年不曾修築今來亦不敢專擅役夫修築已羅在城兵馬都監呂士宣重行檢計損壞城邑去處才候檢計到合使人功物料別具狀供申乞差兵夫次及據解州申州准兵馬監押狀申准州隸備錄到安撫使司牒內三處聖旨指揮修完城壁樓櫓等將帶霖木經修完大七家狀申上准州隸備錄到安撫使司牒內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卷四十五  
五八一

右謹具如前。勘會管下永興等一十州軍城壁內。有久來已行安置樓櫓完備。亦有城壁低下薄怯。全未有樓櫓去處。其逐州官吏。既准上項朝旨。及見麟府豐州官吏。以不修完城壁樓櫓器甲。降官等第。斷遣并華州官吏。差替取勘。仍恐朝廷非時差官點檢。例各畏懼。爭欲日近興功完葺。以避譴責。伏緣營造樓櫓。須藉城基厚闊。方可安置。今來解統兩州城壁。皆稱闊處。只及四五尺。似此之類。須是先貼築城基。方可翹修樓櫓。若非大段興功。無以辦濟。况今本路州軍。全闕廂軍。應急差使。官庫亦闕。見錢收買材料。若是差役人夫。配率材料。又緣陝西州軍。已是去歲夏麥薄收。秋苗旱損。當此飢饉。人戶流移之際。若更如此差擾。必是轉難存濟。兼永興軍一路州軍。盡在腹裏。去沿邊絕遠。設若蕃賊入寇。亦未能便到逐州軍城下。其樓櫓修下數年不用。不免損壞。今來若盡令與沿邊州軍一例。須管日近修完城壁樓櫓堅固。器甲精利。顯見官私虛有勞費。欲乞朝廷特降指揮。其沿邊及次邊州軍。卽一依近降朝旨修完。所有腹內州軍城壁樓櫓。並候將來豐熟。以漸營葺。其器甲卽據不堪數目。逐旋勸作院人匠依程課修整。務令精利。所貴公私皆得辦濟。

乞不添屯軍馬

熙寧四年正月八日上

今月七日准熙寧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司劄子本司近已具奏聞乞於永興軍鄆州河中府三州軍馬得糧草之處別添屯軍馬選差將官專切訓練逐路不得旬抽專聽宣撫司節制內一項乞於永興軍駐劄兵馬差本司准備差使莊宅使趙瑜充永興軍路都鈐轄與知府專管訓練者

右具如前臣勘會永興軍所管今年正月一日見在軍糧麤細色斛斗共三十六萬九千七百石二斗四升據即日本府見駐泊及就糧并本城兵員糧食及官僚請俸等共約支得向去一十七箇月半馬料三萬七千六百五十二石四斗二升約支得向去一十五箇月有餘稈草四十萬六千二百二十二束約支得一十三箇月半有餘此只是據見在軍馬約度即不知今來所添屯軍馬計多少數目若只添一倍之時其人糧只約支得八箇月有餘馬料只約支得七箇月有餘稈草只支得六箇月有餘所添更多所費尤廣又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量應災傷人戶委的飢乏不能自存者仰發省倉斛斗據第四第五以下人戶各借二石今勘會永興軍諸縣第四等以下闕食人戶約及十餘萬戶若每戶人二石共計合支二十餘萬石其外縣雖有糧草亦是數目不多更難支充貸糧若並令在府省倉請領又更減卻此數即軍糧約支更不及得上項月數況去年陝西經夏大旱入秋霖雨五穀例皆不熟其永興軍放稅多者至七八分即今每斗白米價錢一百文足稈草每束價錢二十七文足雖差官開場糴買只糴得白米九百餘石稈草全無兼勘會軍資庫日近雜支錢盡底支絕准轉運司牒將三司提刑司鹽馬司封椿錢盡數充雜支錢止及四萬餘貫除支每月料錢及軍府諸般使用并不住准轉運司牒文撥往沿邊州軍及

應副收買軍期物色。見今無錢支與和糴場。糴買糧草。豈得謂之易得糧草之處。臣竊謂大凡添屯軍馬。先須約度本處糧草。可以贍養與否。今來關中饑饉。倉庫空虛。贍養舊兵。猶恐不足。更添新者。何以枝梧。雖朝廷更於左藏庫內藏庫支撥銀絀絹等。降下本路添助支費。亦不免令州縣配賣與百姓。轉增貧困。況糧草是重滯之物。不可從遠處與販得來。須本處土地所生。方可計置。今饑饉如此。雖多積金銀。高估物價。令轉運司與州縣多方擘畫。其日下所要糧草。何由可得。況即今民間闕食。流移死亡者。已爲不少。諸縣處處申報驚劫。若至向前二三月後。舊穀已盡。新麥未熟。民間必轉更飢乏。若官中愛惜倉庫。坐視不救。竊恐流移轉多。死亡轉衆。盜賊轉煩。深爲不便。竊以戎狄擾邊。手足之疾。百姓離散。腹心之憂。豈可重外輕內。逐末忘本。茲事得失所繫。不細。伏望朝廷先將陝西諸州軍糧草。約度合贍得若干軍馬一年支費。仍須於十分中量留二三分救濟。目下飢民。外如有剩數。然後據數添屯軍馬。若苦無剩數之時。伏乞朝廷更不添屯。儻以邊鄙未寧。須至量添軍馬之時。即乞分散往諸州軍就糧。各委逐處兵官精加訓練。不須聚在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三處。更特置都鈐轄三員。候邊事稍定。即乞速發遣歸住營處。所貴公私稍得辦濟。若不如先約度糧草。但務添屯軍馬。竊恐一旦倉庫俱竭。別有不虞至時。悔無所及。臣職在守藩。不敢不言。所有失准朝旨。令第四等以下人戶。借支斛斗二石。未審今來支與不支。若支與。則軍糧轉更不足。不支。則人戶正當飢乏。伏願聖慈。早降指揮。臣不勝迫切之誠。



奏乞兵官與趙瑜同訓練駐泊兵士狀

熙寧四年上

右臣准今月三日宣命差下在京及外處拱聖等十四指揮計五千餘人赴永興軍權駐泊準備宣撫句抽差使及差莊宅使趙瑜充本路都鈐轄與臣專管句訓練臣本書生叨忝兩制軍旅之事素所不知加以近准宣撫司劄子坐到教閱新法令排日各習事藝臣所管永興軍一十三縣民事至多及應副沿邊軍須物色文案填委每日自旦至暮未嘗暫閑實無餘力與趙瑜同監教閱又不可專委趙瑜獨行訓練又永興軍舊管屯駐泊就糧兵士自來並是鈐轄劉斌路分都監李應之同共管句今來所添兵士准宣命指揮只令趙瑜與臣專管句訓練所有舊來兵士不知趙瑜管與不管若令通管之時其新來兵士既在永興軍駐泊其劉斌李應之並是本路鈐轄都監豈可卻管轄不得竊慮向去新兵士不賓服舊兵官舊兵官不應訓新兵士各分彼我則致生事深爲不便所有上件新差來永興軍權駐劄兵士臣欲乞令本路兵官與趙瑜同共訓練所貴公共同心管句得辦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宣撫相公更賜敷奏乞早降指揮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六

章奏二十九

乞開言路劄子

元豐八年三月三十日上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慎。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儉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故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者。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關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卽

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卽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爲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奸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狀

元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右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卽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卽位，擢臣爲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訪落，臣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爲進迂闊陳熟之語，知臣者，以臣爲識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

有薄，有多有寡，稟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由己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智勇出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苟賢能，雖讎必用。其人苟庸愚，雖親必棄。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人同其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苟爲不才，雖見喜亦棄之。苟才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奮布衣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賤官也，猶惜之。況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后欲以子道憐爲揚州刺史，高祖以其貪愚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屬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其效。宣宗事鄭太后甚謹，問舅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鎮。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弊袴，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齒，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勸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以爲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儻牛殺孟丙，仲任立叔孫昭子，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懷。丁公脫漢高祖於阬，高祖以爲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

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黃胤，掀捕盜官墜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以爲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爲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會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今并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錄進呈，乞陛下留神幸察。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間。雖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己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沈溝壑。專欲遂其狼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搢紳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務爲奇巧。捨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爲愛民，其實病民。名爲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爲梗。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徼倖，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忘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榮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

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既竭。狼狽奔潰。築寨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闔城塗地。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銳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窮困。如在湯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效。雖在朝廷之時。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衆怒。爭辨非一。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為罪。仍蒙寵擢。實之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先帝。知臣為國不為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圖永固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寧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不勝踊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已受誤國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為何法。若新法不動。臣尙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朝廷論議。十有一年矣。然每觀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陸危。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也。葵藿之志。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斧鉞。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

獲伸感激悲涕。不知所從。願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詞還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至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嘆之聲。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闈。皇帝陛下雖富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衆情。久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尙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蓋革所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蠱者。事有蠱弊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饒益之名也。若不忍違異。益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爲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

改之。善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權酷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爲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夫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儻措置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今幅員之內。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朝廷不以爲意。日復一日。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公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蜂起爲盜。安知無姦雄乘之而動。則國家有累卵之危。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慮。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國家累卵之危。豈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乃毋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

乞罷保甲狀

元豐八年  
四月上

右臣竊以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不妨稼穡。自上世相承。習以爲常。民不驚擾。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勛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皆投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闕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保長。以泥糊除草爲名。日聚之教場。得賂則縱之。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畝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見者孰不驚駭。耆舊歎息。以爲不祥。事旣草創。調發無法。比戶搔擾。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緇屬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飲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臣不知設保甲於農民之勞。旣如彼。爲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則彼戎狄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羣羊。

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而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乃更資盜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可畏非民。夫川涸魚逝，林燔鳥飛，民喪其生業，無以自存，赴訴不受，失其所依，安得不去而爲盜哉？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人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飢，而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害乎？且蠲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敕書節文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搔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俗，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保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

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人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卽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昔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卽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或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校。若武藝勝於舊者。卽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旣爲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卽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卽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

乞開言路狀

元豐八年四月上

右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疎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踊躍相慶。以爲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儉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理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卽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誨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趨。前遇

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賊盜。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爲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告。致怨謗之語，上及先帝，臣嘗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苟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骨，掛怒蛙之意也。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卽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惟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旣不聞頒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邑無已。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惜治體耳。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己，人不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陸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爲賢爲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僞，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尙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爲萬世法。

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官。學者毋得習以爲業。王謬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爲罪。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於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爲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佗事。亦爲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稟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以此荷知於累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世矣。上奉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願忠之心。內自傷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驚。恪勤本職。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而已。

謝御前劄子催赴闕狀

元豐八年五月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五日平明。准入內侍省。遞到太皇太后御前劄子一道。令臣早至闕廷者。臣狂瞽妄言。宜從誅譴。曲荷開納。仍叨獎飾。并以臣羸老抱疾。過形矜恤。螻蟻命微。何階報謝。臣專候陳州遠接兵士到。即起發赴闕。次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勸會永興軍准提舉陝西路常平廣惠倉司陳准司農寺陳檢會近准熙寧二年九月四日勸節文所借過青苗錢斛令隨省稅日限送納如遇本戶災傷五分已上合量夏稅納者展至秋稅合隨秋稅納者展至次年夏稅寺司看詳上件勸會人戶合道夏稅送納者如本戶災傷五分已上即展至當年秋稅若秋料內更遇災傷自合送納夏料錢斛了足不許再行倚閣若本戶更曾借過秋料錢斛即令倚閣秋料數目展至次年夏料送納切慮內有州縣並不詳認上件勸會一例重疊倚閣陳當司請詳此及備錄上件勸會下諸州軍如是夏料合納青苗錢斛本戶災傷五分已上展至秋料送納如秋料內更遇災傷即即合催夏料數目仍將本路借過秋料錢斛展至次年夏料送納了足即不得將兩次災傷重疊倚閣免至人戶積欠數多難爲了納別致違悞如有昨來夏料災傷倚閣展至今秋送納者如今秋本戶更遇災傷便請疾速催納了足具數申寺仍關報提刑轉運司准此施行者

右謹具如前臣竊詳朝廷所散青苗錢斛本爲救接窮困闕用之民使得至夏秋成熟所以春散夏歛夏散秋歛或遇本戶災傷五分已上卽展至次料送納蓋以寬假飢民使有以自存非爲乘此艱食規求利息今司農寺乃令不得將兩次災傷重疊倚閣如有昨來夏料災傷倚閣展至今秋送納者今秋本戶更遇災傷便令疾速催納了足臣竊恐此事不合勅意蓋緣一次災傷民間猶有舊來蓄積未至困窮其青苗錢尙許倚閣豈有連併兩次災傷百姓轉更不易之時卻令須得送納舊來蓄積既盡新穀又復不收更將何物可以供輸其逐州縣爲見司農寺有此指揮不問有無務行督促嚴加科責使貧下百姓何以爲生竊惟朝廷爲民父母必不肯如此況災傷倚閣稅賦并借貸過斛斗准條並候豐熟日令分作料次送納如更遇災傷亦權住催理何故青苗錢斛最爲緊急獨不許重疊倚閣臣已指揮本路災傷地分永

興軍河中陝府同華耀乾解八州軍請勘會去歲夏料如係災傷倚闈青苗錢斛展限至秋送納去處若去秋本戶更遇災傷其夏料錢斛未得依司農寺指揮催理更聽候朝旨伏望聖慈特賜采察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奏去訖及牒提舉陝西路常平廣惠倉司奉聖旨宜令提舉陝西路常平廣惠倉司疾速關牒永興軍本路州軍令詳司農寺牒一依條貫指揮卽不得施行司馬光牒致悞百姓及時送納劄付司農寺仍仰關牒合屬去處准此次日乞留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熙寧四年正月

准提舉陝西路常平廣惠倉司牒

右謹具如前本司勘會朝廷元散青苗錢指揮取利不得過二分今來提舉常平廣惠倉司乃依見今飢饉之歲在市貴價將本倉陳次斛斗紐作見錢支散與人又豫定將來粟麥之價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麥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詳向去夏秋五穀有豐有儉其穀麥之價固難預定今將陳色白米每斗紐作見錢七十五文若折計作小麥價錢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計得小麥一斗八升七合半則是貧民於正二月間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卻將來納着新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計作粟錢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計支則一斗白米價錢七十五文足共折得粟三斗則是貧民闕乏之時只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卻將來共納着新粟三石若只送納見錢卽又須賤糶斛斗以償官中本利使貧下之民寒耕熟耘竭盡

心力所收斛斗於正稅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盡不問歲豐歲儉常受飢寒顯見所散青苗錢大爲民害竊惟朝廷從初散青苗錢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抑其豪奪官自借貸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陳米散與飢民卻令納小麥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納粟三斗所取利約近一倍向去物價轉貴則取利轉多雖兼并之家乘此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國家爲民父母置此二倉名爲常平廣惠豈當如此今邊鄙用兵軍糧闕乏既無餘剩可以賑貸伏望朝廷憫此農民遭值凶饑困窮憔悴鄰於死亡直將上件常平廣惠倉斛斗依先降朝旨借貸與第四等以下人戶更不取利若不能如此須欲作青苗錢俵散之時卽乞不以元糶價貴賤更不紐作見錢只據所散與人戶石斗至將來成熟令出息二分每散得一斗米者納一斗二升細色或依倉式例折作粗色如此細民猶不至窮困官中取利雖薄亦不減二分元數如允所請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以除拜先後立班劄子

元豐八年六月四日上

臣於前月二十七日夜准閣門告報已降告身授臣守門下侍郎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知樞密院外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同知樞密院事班次等並以除拜先後爲序今月四日延和殿進呈竊見張璪等奏乞推臣在上今後依新得指揮伏緣臣以不才誤蒙朝廷拔擢竇諸執政之末已爲忝竊況超越倫輩特出其右在臣愚分何以克堪兼臣在二十八日已前伏乞依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爲序在



安巖之下。

乞以除拜先後立班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六月五日

臣今月四日曾奏乞依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爲序至今未奉指揮臣器能學術素出人下執政之中最  
後來一旦超居衆人之上誠所未安伏望聖慈依臣前奏班在安巖之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七

章奏二十

請更張新法劄子

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詩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祿。咸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還正。混壹區夏。規摹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職。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卽政之初。變其一二。歎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并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竊會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盜賊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衆。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覽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懽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爲而不可哉。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元豐八年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關處出榜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人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警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源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閒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銜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少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銜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閒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

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

辭門下侍郎劄子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守門下侍郎者臣先於熙寧三年蒙先帝除臣樞密副使臣以才力短拙固辭得免自是至今十有六年臣齒髮愈衰精力愈耗忽被恩詔力少任重非所克堪豈敢愛身實恐累國伏望聖慈特寢新命聽臣赴陳州本任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門下侍郎第二劄子

是日中使梁惟簡賜手詔云賜卿手詔深體予懷更不多免嗣君年德未

乞引對上殿訖赴任其日已降指揮除卿門下侍郎切要與卿商量軍國政事早來所奏備悉帶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遂止不上

臣伏蒙聖恩差御藥吳靖方宣召臣令受新除門下侍郎告身者聖恩重複惶愧愈深臣性質愚魯學術淺短徒以素仗忠信竊慕公直偶爲時俗被以虛名誤蒙累朝甄獎承乏侍臣熙寧初王安石說導先帝置三司條例司始議新法臣以爲財聚則民散下怨則上危力會開陳稱其不可言語拙訥不能感寤尋蒙聖恩除樞密副使臣貪愛富貴無異於人顧以君無虛授臣無虛受先帝用臣必以爲有益國家苟言無足采臣何敢叨居其位是以累上章奏終辭不拜既而請補外郡又乞散官兩任留臺四任崇福臣區區之心惟望先帝察其何故辭貴就賤一賜召對訪以新法於民間果爲利害臣得輸肝瀝膽極竭以聞退就鼎鑊死且不朽飲食寤寐不忘此志幽明難欺天實知之不圖先帝奄棄天下臣隕心泣血謂積年

所懷生死莫伸。及來奔國喪。伏蒙太皇太后特降中使。宣諭令無惜奏章。臣不意愚誠復有所據發。千載一遇。不勝踊躍。遂首以開言路爲請。及其他新法之不便者。略舉數條。今蒙恩差知陳州。又詔令過闕入覲。到城之日。蒙降中使。以開言路詔書賜示。臣芻蕘之言。違荷采納。且喜且懼。無地自容。然詳讀詔書。中間六事。有所未安。似名爲求諫。其實拒諫。恐士民見者未達聖意。莫敢進言。方欲上殿論列。不意忽奉恩命。俾貳左省。臣以非才。未敢祇受。及以言路不通。新法爲患。皆當今切務。遂於今早入一劄子。辭免恩命。并所準備上殿劄子二道。同於通進司投下。未審聖意以臣前後所言。果爲如何。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斷。力賜施行。則臣可以策勵疲驚。少佐萬一。若皆無可采。則是臣狂愚無識。不知爲政。豈可以污高位。尸重任。使朝廷獲曠官之譏。微臣受竊位之責。他日有誤國事。罪不容誅。伏望聖慈。特寢新命。使得自安其分。

乞申明求諫詔書劄子

元豐八年六月十四日上

臣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大寶。太皇太后陛下。同斷萬幾。側身虛己。渴於求諫。特下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竊見中間有若廼陰有所懷。至是亦不得已也。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爲朝廷雖名求諫。實惡人論事。預設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此六事罪之。是以盤桓猶豫。未敢盡言。如此則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通。上下否閉。萬事乖失。又前來詔書。止賜朝堂。所詢不廣。見者甚少。臣愚

欲望聖慈下學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務在勤求謬言。使之盡忠竭誠。無有所諱。仍乞徧頒天下。在京於尙書省。及馬行街出牒。在外諸州府軍監各於要隘處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府軍監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姦詐。卽令本州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實封奏狀。進入至內中。伏望陛下以萬幾之暇。略賜省覽。其論至當者。當用其言以顯其身。其是非相半者。捨短取長。其言無可采。事不可行者。亦當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罔攸伏。聰明周四遠。海內如指掌矣。或慮奏狀繁多。難以親覽。卽乞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

看閱呂公著所陳利害劄子

臣今月一日夜。蒙降到呂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閱。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具悉奏來者。臣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私相見。及有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臣聞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言。國家政事。欲有所改更。必先謀於衆人。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言爲人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所欲。則在下之人。戴上如天。受其恩施也。伏望陛下。察公著所

陳參以臣民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之。勿復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成矣。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所言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爲朝廷既知其爲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容臣續具劄子奏聞。次其公著劄子謹同封上。

乞罷保甲劄子

元豐八年七月三日上

臣竊見先帝以戎狄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既而有司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提舉官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于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爲侵擾。蠶食無厭。稍不如意。擅行捶撻。其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或自爲劫掠。或侵陵鄉里。其本家耕種耘稷。率皆妨廢。供送不辦。率斂無窮。貨產耗竭。無以爲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亡爲盜賊。行之數年。先帝浸知其弊。申勅州縣令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覺察施行。及陛下踐祚。聽政。首令京東西路保甲養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買過數目。並以充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陝西團教。未及半年者。每月兩次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作。并第五等已下。地土不

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放免過二分。此皆聖澤矜寬民力。於保甲

勞費達什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點探買養捕填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臣愚以爲此保甲若使之逐捕賊盜則近已有指揮巡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勾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則此皆賦畝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敵與戎狄戰鬪必望風奔潰登極詔書戒勅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民不堪愁苦幸賴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盜賊充斥若遇如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則其爲國家大患豈可盡言近者羣盜王冲乘保馬諸處行劫置保馬本欲逐盜今更爲盜資又獲鹿縣保甲斫射歐傷提勾孫文巡檢張宗師以下陵上是乃大亂之源漸不可長凡保甲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聖志盡罷諸處保甲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者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駟驥院坊監及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勾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及五路之民孰不歡呼鼓舞荷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使之歸農卽乞令逐縣戶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與免二稅或稅輕者與免若干石斗稅及戶下諸般科役本戶田不足聽蔭親戚田務在優假使人勸募然後召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卽令保甲中有勇力武



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卽委本縣令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若見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許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卽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旣充弓手，其羸弱者雖使之爲盜，亦無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乞更議優法。若尙召募不足，卽且於鄉鄰戶上，依舊雇人。候有投名者，卽令充替。若弓手數多，卽令分番更互，在縣祇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定地分，巡捕賊盜，每獲賊，勘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令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只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復掩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自然稀少。

乞罷免役錢狀

元豐八年上

右臣竊以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蓋自古及今，未之或改。熙寧中，執政者以爲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未聞破產者也。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使之主管官物，或因水火損敗，或爲上下侵欺，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久在公庭，勾當精熟，每經重難差遣，積累分數，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夫差役出於民，錢亦出於民，今使民

出錢雇役何異割鼻餉口朝三暮四於民何所利哉又愚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雇了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非所以寬之也故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而貧者困窮日甚殆非所以抑兼并哀憐獨均賦役也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規進取不顧爲民世世之患又國家舊制所以必差青苗戶充役人者爲其有莊田家屬有罪難以逃亡故頗自重惜今雇浮浪之人充役常日恣爲不法一旦事發單身竄匿何處州縣不可投名又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自行新法以來青苗免役及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矣況迫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餼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敢復議此農民所以重困也又錢者流通之物故謂之泉布比年以來物價愈賤而閭閻益困所以然者錢皆聚於官中民間之錢貨重物輕借使有人鬻薪糶米米價雖賤薪價亦賤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役人並依舊制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替見雇役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爲率常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者不利於貧者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八

章奏三十一

乞罷將官狀

元豐八年上

右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懲周室幹弱枝彊之弊。既滅六國。以爲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更以御史監之。墜名城。銷兵器。束以苛法。舉動施爲。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爲天下既壹。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誰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洲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竊見國朝以冢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卽一州之將。知縣卽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爲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

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爲職事脩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爲況今之將官卽是之爲總管等者也豈爲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讖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又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之人日朘月減出入導從太爲蕭條供承荷擔有所不給觀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臣略舉目觀一事以證其餘西京城郭周數千里卑薄頽缺犬豕可踰又灤洛二水交貫其中每夜諸門扃鑰雖嚴而灘流之際人皆可以平行往來其屬水南北巡檢下所管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諸官白直來往防送倉庫守宿街市巡邏盡出其間曩者先帝遠豫勅西京留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西京天□□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宰相重官也其侍衛單寡如此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萬一有凶狡之賊驅烏合之衆突入城邑或劫質戕賊長吏以焚燒廬舍殺掠吏民將何以制之哉此特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羣心安固賊不測虛實膽智怯弱故未敢爲之耳豈可忽

路謂之必無而不爲之備哉。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守禦。自餘腹內州縣。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羣盜猝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不棄城竄匿。或以酒食迎賊。以甲兵獻賊。斂民財以賂賊者乎。羣盜尙爾。況戎狄傾國大舉。長驅而來者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兵法曰。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豈可恃即日平寧。晏然高枕。不以爲慮。謂其必不敢來乎。臣愚以爲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腹內州縣。宜以漸候豐年農閑之際。委提點刑獄。與本處長吏相度。各修築所治之城。州城稍高。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以然者。高則難踰。小則易守故也。其緣邊屯駐兵士。遇春夏無事之際。委經略安撫使。與轉運使。公同商量。減放歸住營州軍。或於內地就糧。勿聽怯懦將帥。多有虛占。以自守衛。其腹內州軍。量其大小緊慢。大藩常留千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發往別州軍。見兵不足。卽行招添。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多差使。其有不能精勤。致士卒懈弛者。委提點刑獄。常切按察聞奏。嚴行責降。仍令逐縣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守衛城邑。討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勅以前之數。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棄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

乞降臣民奏狀劄子

元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必有臣寮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已多。未見有付外

令三省或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所裨益昔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先帝初卽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臣與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內或降付三省樞密院施行臣竊計今來臣民所上文字其間是非臧否雖錯雜嘉謀長策不可謂無以容明所燭諒毫髮無遺豈可一槩弃置全不采用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幾之繁未暇遍加省覽卽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

乞降封事簽迹子元豐八年八月八日上

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閭閻之間皆如指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隱微未嘗身親而目覩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由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諸執政官看詳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三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愚者執政請聽臣寮上殿陛下謙退以爲國家政事多未習知臣寮欲言事者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臣民章疏舉集於前若非陛下勤加省覽則朝政

闕失。民間疾苦，何由上聞。國家政事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複簽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夫爲政在順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名譽不榮哉。惟在陛下斷志而力行之耳。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元豐八年九月三日

臣伏觀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喬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密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或閒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而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黷，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眞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眞宗皇帝自



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爲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孟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旣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獻諷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僞。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爲始矣。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

元豐八年九月十五日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

乞裁斷政事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十七日

臣聞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此乃物理自然。人情之常也。是以聖人立爲君臣。使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其是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此國家所以治也。若人君不加裁決。使人臣各行其意。則朝夕鬪訟。弱不勝彊。寡不勝衆。不則雷同詭隨。尸位竊祿。苟且偷安。以度目前。此國家所以衰也。然人君於是非之間。亦當三思精察。昭然無疑。然後決之。自古興衰。未有不由此塗出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

而雖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同輔成王猶有不悅況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乎臣竊惟皇帝富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壹者伏望陛下特留聖意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羣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況書曰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柄盡歸執政人主一不得而專也

議可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上

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寬仁委政羣下或政有大疑議論難一儻陛下不決其是非則爭辯紛紜無時而息事功何由可成臣謹案蔡邕獨斷鼓漢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申議可此所以各盡羣下之所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臣雖相與竭力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欲乞許令各具劄子奏聞望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聖意決之或於簾前宣諭或於禁中批出令依某人所奏若羣臣猶有固爭執者則願陛下更加審察若前來處分果非則勿憚改爲若灼然無疑則決行不移耳如此再思而行庶幾得盡衆心事亦少失矣

乞不貸強盜白劄子

元豐八年八月上

刑部奏鈔曹州勘到百姓趙倩呂德呂文於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同打劫南華縣界頓榮家財物將鎗刺頓榮一鎗腮上血出打劫得財物被弓手捉獲醫人檢得頓榮元被呂文刺傷處有血是鐵物傷將劫到賊估定足錢陸貫玖拾玖文本州只爲頓榮被劫刺傷時不曾申官檢定痕驗遂具案申奏大理寺會到進奏院今年三月六日赦七日到州准律勅合決重杖一頓處死刑部檢到例擬並特貸命決脊杖二十各刺面配廣南遠惡州軍牢城門下勘會近年以來諸州勘到劫賊但不曾殺人放火者並作情理可愍或刑名疑慮申奏朝廷率從寬貸竊詳逐人既爲劫賊情理有何可愍赦後賊滿傷人刑名有何疑慮此皆逐州官吏避免失入罪名專務便文營己無去害疾惡之心況曹州素多盜賊係重法地分如趙倩等所犯如此皆得免死則是強盜不防火殺人者盡得免死竊恐盜賊轉加恣橫良民無以自存殆非懲惡勸善之道其趙倩等欲乞並令本州依法處死仍乞立法自今後應天下州軍勘到強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殿重行典憲更不得似日前用例破條

乞不貸故關殺劄子

元豐八年八月十四日上

竊惟王者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凡殺人者死自有刑法以來百世莫之或改若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堯舜不能以致治也近見刑部奏鈔秦寧軍勘到保正家人姜齊見本都代名大保長張存梓着百葉孫遇其孫遇梓着袁貴鬻子張存道此人稱是東嶽急脚子胡亂打人不伏收領齊梓着孫遇遞互打

三二十卷解孽放卻袁貴齊與張存掉倒孫遇齊行拳踢打孫遇身死齊發心共張存捉縛袁貴虛做打殺元相爭人申解赴縣替得債命其袁貴到縣不肯虛招齊蒙枷項隔勘方具實招通又懷州勘到百姓魏簡與郭興爭賭錢拽倒郭興家棚子郭興父郭昇拽着簡使頭撞簡簡爲本人年老便道你共我不是抵對休扯着我待推搭郭昇圖放卻簡用力去郭昇咽喉上搭一搭其人當下倒地身死又耀州勘到百姓張志松爲再從弟張小六冤執稱呢罵堂兄弟男女後志松乘酒噴恨張小六因此行拳打張小六當時身死上件三人於條皆合處死本州並作情理可憫奏裁耀州仍稱張志松本無殺意刑部一切檢例擬特貸命決脊杖二十刺配斷所牢城竊詳孫遇不合詐稱東嶽急脚子胡亂打人雖是罪人然罪不至死其姜齊等既解孽放袁貴卽合申送赴官依法施行其孫遇別更不會拒捍及走兼已就拘執豈可更掉倒毆擊直至於死又更誣執被苦人袁貴作殺人賊欲令替自己償命如此情理有何可憫其魏簡爲郭昇年老不欲相打卻用力去本人咽喉上一搭至死豈不更其於毆打又張志松只爲張小六冤執呢罵事理至輕遂毆本人致死並是圖殺於情理皆無可憫凡人因忿相爭迭相毆擊其意豈皆在於殺但一人於辜限內死則彼一人須當償命況此三人皆卽時毆殺當死無疑止是逐州避見失入罪名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奏裁刑部卽引舊例一切貸命若因循不改爲弊甚大所以然者從來律令勅式有該說不盡之事有司無以處決引例行之今圖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不問可貸與否承例盡免死

決配作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死。其鬪殺律條。更無所用也。於殺人者。雖荷寬恩。其被殺者。何所告訴。非所以禁制凶暴。保安良善也。欲乞今後應諸州所奏。大辟罪人。並委大理寺依法定斷。如情理無可憫。其刑名無疑慮。卽仰刑部退回本州。令依法施行。如委實有可憫及疑慮。卽仰刑部於奏鈔後。別用貼黃。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疑慮。今擬如何施行。令門下省省審。如所擬委得允當。則用繳狀進入施行。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卽仰門下省駁奏。乞行取勘。庶使畫一之法。不至墜壞。凶暴之人。有所畏憚。其姜齊等緣係未立法以前。今欲先次進入。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四十九

章奏三十二

進孝經指解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二日上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冲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顛顛印印有老成之德華夷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爲學所宜先也。臣愚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則繕寫爲一册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

辭轉官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日上

臣伏觀中書錄黃奉聖旨神宗祐廟畢執政官依故事轉遷以臣爲正議大夫者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佑聖躬濟於艱難故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

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啟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閑居在西京。憑几末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酬功報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虛有授受。況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會未踰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恥。天下之人。其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

辭轉官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覩中書錄黃。蒙恩除正議大夫。臣於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啟迪神宗皇帝。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臣閑居西京。非所預聞。所有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自後未聞降出。至十四日。准閣門告報。令臣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輔佐三朝。名德老成。當嘉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以不預願命。懇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爲役。當建儲願命之際。臣爲庶僚在外。初不預聞。豈敢止因祔廟。隨例遷官。凡爲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臣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何以裁抑佗人。所有新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

辭轉官第三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宜不允者。昔英宗皇帝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祚之初。聖躬遠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忠竭力。亦不爲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發賞琦

等各遷一官。臣時爲諫官，猶會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陛下卽政之初，宜懲革斯弊。今自於某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佗人之幸進者，恐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力辭甚苦。況臣旣不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可受，今日在己則受而不辭，願行復言，能不自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

辭轉官第四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昨蒙恩，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籛前而陳至懇，終未賜開允。臣夙夜愧恐，不能自己。臣竊以爲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微幸競進，罰不當罪，則善良憂恐。亂之基也。曩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臣屏居閤閣，今乃與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執政，執政當爲陛下抑微幸，惜官職，而身自冒賞，何以表率佗人。臣非敢私飾小廉，其志欲爲國家慎重名器，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轉官第五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准閣門告示，以臣累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答不許。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祇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士之所難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卽政之初，褒賞大臣，皆以定策受遺之功，非因禘廟禮畢。臣旣非定



策又不受遺實難虛受。至於政事日新。皆陛下聖明衆賢協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伏乞早賜寢罷。

請革弊劄子

元豐八年十一月四日上

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愛百姓安國家爲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槩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蠹。聖人治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降及五代。羣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糜潰。共相吞噬。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啓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勳。然後大禹之迹。悉爲宋有。於是載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及期頤。不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鷄鳴狗吠。煙火相望。可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俾矣。及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南。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完。深用爲恥。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祇知邀功。不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斂之臣。捃捨財利。剖析秋毫。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桑孔復出。相與誤惑先帝。自求榮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驅賦畝之人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矢。又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養保馬。使賣耕牛。

市阻礙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內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不得關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射法效胡服。器械陳圖。競爲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強市權取。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強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僞之士。不知彼己。妄動輕舉。是以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翦爲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截截。言思番番良士。及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乘常納貢。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此置提舉官。散青苗。斂免役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保馬。置將官。市易司。封狀買坊場。增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便司。皆爲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不以此數事者。足知其爲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復疑。而羣臣猶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頗加裁損。而監司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

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尙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饑。盜賊羣起。其爲國家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爲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決而行之。昔夏遘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王。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革弊不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盡也。其爲醫者謀則善矣。其爲疾者謀奚利哉。

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  
上尋得旨依奏

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卻得休息數年。營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時。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免役驅迫貧民。剝膚椎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滿壑。強者聚爲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則恣爲姦僞。曲法受贓。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

事發則擊家亡去。變易姓名。往別州縣。投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案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取諸其身。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殊不知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也。自古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矣。平時一斗直百錢者。不過直四五十文。更急責之。則直三二十矣。豐年猶可以糶穀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以賣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爲功效。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斂之臣。猶依傍役錢。別作名目。隱藏寬剩。使幽遠之人。不被聖澤。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爲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爲今之計。莫若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雕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卽令充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卽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卻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有根。抵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

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逐便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難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爲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麤色及畸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苦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雜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爲衙前戶力難以獨任。卽乞依舊於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爲准。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椿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卽行支給。然尙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勅內更指揮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贍下諸州縣委逐縣官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卽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卽仰限勅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書到一月內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書到一季內具利害擘畫奏聞朝廷候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

辭免醫官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  
二十三日

臣以病在朝假伏蒙聖慈連日差中使押醫官沈士安朱有章楊文蔚陳易簡等到臣家各診候留藥臣

上在大恩天恩地厚。臣聞陳易前見在病假。近皇太后服藥亦祇應不得。今日臣故特頌聖旨督迫。令每日一到臣家看候醫治。臣忝爲人臣。實不自安。況臣私家亦須更請一醫人。每日診候調理。其陳易簡已知臣脈氣病狀。欲乞特降聖旨。只令臣每日具病狀增減。就易簡處取藥。更不令易簡每日到臣家診候。庶於體分稍得自安。

辭放正謝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聞降聖旨。在閣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遷一官。臥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粗能自安。

審內批指揮劄子

元祐元年正月內  
批依二十八日指揮

臣昨日具劄子。奏爲聖旨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以自古以來。未有此禮。必不敢當。當夜准御批。依近降指揮。臣勘會。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免舞蹈。十七日又准內降。所有臣將來合赴景靈宮恭謝。逐殿宜止令兩拜。二十八日又准入內供奉官劉永年傳宣。放臣正謝。及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臣未審御批。依近降指揮。是依十四日指揮。十七日指揮。依二

十八日指揮。須至再有奏稟。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今早再有奏稟。蒙復降御批。依二十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惶。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爲人臣。陛下賜之一顧。賜之卮酒。賜之瓜果。臣亦當稽首拜謝。況進以高位。加之寵名。榮勳縉紳。澤流苗裔。豈可卽安私室。專養沉疴。不造王廷。坐受圭組。不獨爲海內之所共責。有司之所直繩。天威遠顏。不出咫尺。隕越斃路。爲聖朝羞。臣雖至愚。粗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誅。伏望聖慈。矜閱。候臣所患稍痊。安日。止依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庶使差可自安。其二十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不敢奉詔。

辭放正謝第三劄子

元祐元年  
二月上

今月五日。准尙書省劄子。以臣前奏乞候所患稍痊。安日。依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今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正月二十八日指揮。臣聞君待臣以惠。臣奉君以恭。故能上下相親。道用交泰。陛下念臣衰老抱病。筋力尪羸。特損朝儀。以從私使。陛下之大惠也。臣若不知禮。有覲面目。坐受優恩。曾無辭避。是君有惠而臣不恭。上行施而下無報。臣雖頑味。心豈敢安。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

章奏三十三

論西夏劄子

元祐元年  
二月上

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王趙秉常爲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奮揚天威。震動沙漠。虜擄其種落。竄伏河外。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此蓋止以藉口。用爲己功。皆爲其身謀。非爲國計。臣竊聞此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於應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足以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有久戍遠輸之累。無拓土闢境之實。此衆人所共知也。王師旣收靈州。不克狼狽而歸。卒疲食盡。失亡頗多。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始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邊臣築永樂城。虜潛師掩襲。覆軍殺將。塗炭一城。久之。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期於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全。虜自是銳氣小挫。不敢輕犯邊矣。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所利。虜中失之。爲害頗多。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梧。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不肯棄捨。一年前虜嘗遣使者詣闕。深自辯訴。請臣服如故。其志無佗。止爲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旣許其臣服。虜來請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則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拔幽辱。非有意侵取疆場土地而已。其後乃云。止將已得些小邊土。聊示



削割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旨首尾已自相違。又興師本爲振拔乘常。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更削乘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羗戎雖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是虜旣失望。憤怒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賀正。且人使難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繼明。皆不遣使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者詣闕。弔慰祭奠。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理。雖不備。稽示屈服。臣竊料虜意不出於三。一者猶冀朝廷萬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陽爲恭順。使中國休息。陰伺閒隙。入爲邊患。三者久自絕於上國。其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且因爲商販耳。昔衛貳於晉。晉取戚田。及衛人旣服。卻缺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于衛。今西人所爲如此。朝廷旣不能拒絕。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與之更始。彼來則迎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所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臣竊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心實內附。故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爲虞。殊不思數年前。王師大舉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割其疆場。屢請而不還。彼怨毒欲讎報之心。窺窬欲乘釁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寢。人豈可見其不動。狎而侮之。循其頭。躡其尾。邪。臣每思之。終夕寒心。以臣愚慮。於今爲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卽位。天地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昔蕭陀自稱南越武帝。屬強嶺南。漢文帝卽位。赦其大罪。遣軍使往諭之。陀稽首請服。累世爲臣。

李繼遷假授西陲十有餘年。中國困弊。其宗皇帝卽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寧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法。非無所依據也。今乘常之罪。不大於繼遷也。米脂等寨。不多於靈夏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來賀正。且生辰及登寶位等不備之禮。嘉其弔慰祭奠告國母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以後。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爲後圖。猶似有名禦夷狄者。不一而足。俟其再請。或留或與。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尙在化外。而經略司遽稱熙河蘭會。虜常疑中國更有闕境之心。不若改爲熙河岷蘭經略司。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拊蹈。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弃之。此中國之恥也。昔漢元帝弃珠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遂弃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心。如天地之覆燾。父母之慈愛。盛德之事。何恥之有。國家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悉舉犬羊之衆。投閒伺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曩日繼遷。元昊之叛逆。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等千寨。能有益乎。不唯待其攻圍自取。固可深恥。借使虜有一言。

不遜而還之。傷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之。爲美也。此國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慮。更與執政詳議。以聖意斷而行之。不可後時。失此機會。悔將無及。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居。氐羌舊壤。地所產者。不過羊馬氈毳。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他國貿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氈毳之所輸。而茶綵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負恩。僭亂。屢犯邊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國未嘗蹈其境。破其軍。禽其將。屠其城。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遣使。因緣邊吏。卑辭納款。頓顙稱臣。雖其惡積罪盈。欲懷晉革。而原其私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思私市之利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傳聞近歲。法禁疎闊。官吏弛慢。邊民與西人私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與邊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公私無乏。所以得偃塞自肆。數年之間。似恭似慢。示不汲汲於事中國。由費用饒足。與事中國時無以異故也。陛下誠能却其使者。責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皆不來賀。何獨遣此使者。拒而勿內。明勅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年歲之間。公私困敝。使自謀而來。禮必益恭。辭必益遜。然後朝廷責而赦之。許通私市。待之如初。然邊民與西人交易。爲日積久。習玩爲常。一旦禁之。其事甚難。何則。若以常法治之。則有司泥文。動循繩墨。追問證左。逮捕傳送之人。停匿之家。奏裁待報。動涉半年。如此則徒使邊民麗刑者衆。獄犴益溢。而私市終不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峭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涉其上。陵夷故也。今必欲嚴禁邊民。

與西人私市。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本地分吏卒應遲遲者。不覺透漏。官員衙替兵士降配。仍許人告捉獲者賞錢若干。當日內以官錢支給。更不以犯事人家財充。如此則緣邊六路各行得一兩人。則庶幾可以聳動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舉。此事全在邊帥得人。昔龐籍爲河東經略使。下令禁邊民與西人私市。有熟戶犯禁。籍斬於犯處。妻孥皆送淮南編管。一境凜然。無敢犯者。其後施昌言爲環慶路經略使。亦禁私市。西人發兵壓境。昌言遣使問其所以來之故。西人言無他事。只爲交易不通。使者懼其兵威。輒私許之。法遂復壞。若邊帥未能盡得其人。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

乞未禁私市先赦西人劄子

元祐元年  
二月上

臣於今月三日上言。以西人未服。中國不得無憂。而邊備不敢少弛。不自揆其狂妄。獻一策。上策欲因天子繼統。曠然赦之。歸其侵地。與之更始。下策欲嚴禁私市。俟其屈服。然後赦之。然禁私市甚難。立法極嚴。又邊帥得人。然後能行。不若前策之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今竊聞執政用臣下策。止令禁私市。又立法不嚴。邊帥未盡得人。若邊吏拘文。獲一漏百。私市滔滔如故。或此路禁絕。而彼路放行。如隄防一存一亡。將何所益。如此適足以激怒西人。使益發悖心。安肯屈服。萬一微犯邊境。或表牒中形不遜語。至時朝廷轉難處置。悔之無及。不若用臣上策。早相彌縫。縱未欲還其侵地。且下詔書責而赦之。使彼此安心。時難

得而易失不可忽也。況本欲因天子繼續，蕩滌其罪，今日行之已爲太晚。若更遷延，則赦之無名，茲事繫國安危。若俟執政論議僉同，恐失機會，誤國大事。伏望聖意獨斷行之，勿復有疑。天下幸甚。若有執政立異議，乞令其人自入文字，若依從其議，佗日因此致引惹邊事，當專執其咎。

乞先赦西人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  
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二日上言，乞以天子繼續曠然更始，宜下詔數西人之罪而赦之，縱未還其侵地，且行此策以安邊境。至今聞執政議尙未決，臣之愚意以爲封內未安，未可圖外。故欲急行臣前策，以羈縻西人，且可數年邊鄙無事，朝廷得休息戍兵，安養百姓，待國力完備，家給人足，然後奮揚天威，討貳柔服，何所不可。若行臣前策，可以萬全。行臣後策，有得有失，豈可弃上策而用下策，捨萬全而就失也。太平興國中，李繼遷反，西陲不解甲者十餘年，關中困竭，寶元慶曆之間，趙元昊叛，屢入爲寇，覆軍殺將，自是中國虛耗，不復富實。今國家理財未得其道，民力困窮於下，府庫窘乏於上，又新遭大喪，山陵纒舉，自去年十月初以來，不雨雪，旱勢甚大。若萬一激怒西人，微出一不遜語，則并臣前策亦不可行矣。今因天子卽位未久，西人外迹未有不順，故臣願朝廷旦夕汲汲行之，機會難得，時不可失。此臣所以惓惓進言不已者也。若萬一激怒西人，致生邊患，兵連禍結，士卒殄盡於鋒鏑，生民困竭於轉餉，餓殍蔽地，盜賊蜂起，爲國家慮，豈不危哉。而執政方以爲西人微弱，不敢復動，數遣使來，誠心內附，蓋之度外，不以爲虞。今復因執先

禁私市之議。又立法不嚴。邊帥不才者。不先易去。行之太早。不能中節。一旦禍生所忽。邊鄙震驚。乃始歸罪戎狄。豈不害國事乎。臣於今月三日所上言。措置西邊事。雖畫二策。固以還其侵地。責而赦之。爲上策。嚴禁私市。待其數年貧困來服。然後赦之。爲下策。所謂絕私市。非立法至嚴。帥臣智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非臣前後反覆。靜言庸違也。朝廷比來擢臣於冗散之中。使預聞國論。蓋亦誤謂臣微有益於國家。非徒采其虛名也。臣之不敢終辭。亦欲竭盡疲瘁。少酬大恩。非苟貪於祿位也。今盡忠謀國。而爲衆所挫。臣尙留此有何所用。此國大事。伏望陛下早審察二議。從其長者。若聖意以臣言爲然。乞御批依臣前策。若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仍有固守己見。爭之最力者。乞如臣前奏。令自人文。字言先禁私市。保得佗日必不致引惹邊事。如其不然。身執其咎。

乞不改更罷役錢敕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近以抱病家居。恐濫先朝露。無以少報盛德。是以力疾貪陳所見。竊以即日爲小民病者。無若免役錢。欲乞悉行廢罷。復祖宗差役舊法。識慮愚短。誠不意朝廷盡從其說。非陛下明斷。不能如是。此乃天下之幸。非獨微臣之幸也。然臣聞令出。惟行弗惟反。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又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爲功。惟恐役錢之罷。若見朝廷於今日所下勅。微有變動。必須相告曰。朝廷之勅。果尙未定。宜且觀望。必

競言役錢不可罷。朝廷萬一聽之。則良法復壞矣。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俟諸路轉運司奏到。徐爲改更。亦未爲晚。當此之際。則願朝廷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

乞罷提舉官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累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爲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官吏。薦賢發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爲之。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卽爲監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衆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歷事未多。故措置百事。往往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慮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家非

便欲救而安之。謂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但取文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廢格。不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爲政。臣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原。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歷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爲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卽乞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糴貴糶。及準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兌那常平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少。路分闊遠。處巡歷及管勾不辦。卽乞只依舊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



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攝。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強弱。立賞錢數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升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詰難住滯。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司巡歷管勾職事簡要。易爲辦集。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一

章奏三十四

論錢穀宜歸一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勾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此不足。指揮百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慎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爲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疲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尙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應支用錢物。五曹得以自專。有司得符。卽時應副。而戶部不能制。申發帳籍。又不盡歸戶部。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無由盡知錢穀出內。見在之數。既不盡知。何由量入爲出。又五曹及內外百官。各具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公共。一利害。今之戶部尙書。舊三司使之任也。而左曹隸尙書。右曹不隸尙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雖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

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若使數人主之，各務己分，所有者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而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恐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尙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尙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帳中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謂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卽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閤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乞申勅州縣依前勅差役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見御批指揮，以臣近建明差役法，慮其間未得盡備。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聞奏。臣竊以免役錢之病民，自是日臣僚民庶上封事，及目近劉摯等奏陳，言之甚詳，非獨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能免役錢，依舊差役。詔下之日，中外歡呼，往來之人，聞道路農民迭相慶賀云。今後這回快活也。然則此令之下，深合人心，明白灼然，無可疑者。其間條目未備，不能委曲盡善，固須有之。臣所以乞下諸路州縣官吏令看詳，若有妨礙，施行未得，卽具利害擘畫，以次上聞。誠以賦畝幽隱，南北異宜，自非在彼親民小官，無以知其詳悉。故令各具所見，指陳利害，所以盡下情，求民瘼，非謂勅書一下，禁人

不得復議也。俟其奏到，徐議添改。何後之有。要在早罷役錢。復差役爲大利而已。如構大廈，棟宇已立，雖戶隔未備，可以徐圖。今陛下令韓維等再行詳定，考究利害，完補漏略，成就良法，固無所妨。但勅下已踰半月，州縣差役約以及半，方行遣紛紜。臣愚竊恐聞此指揮，謂朝廷前日之勅，改更未定，或斂錢，或差役，尙未可知。官吏惶惑，不知所從，衆庶失望，怨嗟益甚。必有本因新法得進之臣，乘此閒隙，爭言免役錢不可罷。因聚斂獲功之吏，稱舊條未改，督責免役錢愈急。是民出湯火，濯清泉，復入湯火也。伏望朝廷特賜申勅州縣，言今來止爲其閒條目未備，令維等詳定。所有差役，仰州縣依前勅，一面施行，候詳定到，事節續降，下次免致於差役中半紛紜之際，令出反汗，人情大搖，實天下幸甚。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大勢雖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堂室。況於拜起，固所未易。臣自料度筋力完復，可以朝趨，近亦數月。遠則半年，或過此期，未可前定。豈有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宴安假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獨不內愧，臣是用夙宵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聽，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忽有此奏，故別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

辭位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宮觀差遣。特命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陳衍。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念臣自結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常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竄之廟堂之上。禮遇過優。委任至重。臣非木石。豈不知荷戴天恩。銘心鏤骨。願竭駑蹇。少報萬分。眷戀天庭。豈肯輕去。不謂一旦。嬰此沉痾。累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肌骨羸瘠。氣力疲乏。腫足。肝癆。餘毒方熾。旬月之間。必未能趨。伏闕廷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竊祿。縱陛下寬仁。微臣不知廉恥。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衆庶。其謂臣何。伏望聖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宮觀差遣一任。使得自安其分。

爲病未任入謝劄子

元祐元年閏二月二日上

臣今月二日。准閣門承受范禹臣告報。已降白麻。除臣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令當日入謝者。臣先爲久病在假。不能朝參。乞一宮觀差遣。未奉俞旨。今忽聞制命。超升左輔。俾之師長。百僚豈臣空疎所能。堪可。臣方別具悃款。辭免。未敢祇受。況臣卽今以久病少力。足瘡未愈。步履甚艱。拜起不得。未任朝見。乞候臣筋力稍完。入覲宸扆。面陳至誠。

辭左僕射第一劄子

元祐元年閏二月上

臣今月二日。伏聞已降白麻。除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者。臣資性愚鈍。學術膚淺。誤蒙甄采。預聞政事。常

懼不稱陷于罪戾。加以近嬰疾疹。久不朝參。方乞宮觀。以便頤養。豈意天恩出於意表。卽長中臺。直升元宰。躡等除分。近世罕倫。愧報驚懼。汗流霑踵。況今中外舊臣。或輔佐累朝。或踐揚兩府。高才碩德。顯著甚多。若以代臣。皆出臣右。又卽今執政。臣位在四。若以次而舉。亦未至臣。伏望聖明。歷選其人。俾居斯任。如臣無狀。何敢克當。所有新命。臣不敢祇受。

辭左僕射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閏二月上

臣今月六日。伏蒙聖慈。差東上閣門副使王舜。封賜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告身者。臣近聞恩命。自知非分。不敢膺克。已累有文字辭免。恭俟兪旨。今蒙降到告身。臣未敢祇受。欲乞且留在閣門。

辭左僕射第三劄子

元祐元年閏二月上

臣於今月二十三日。相繼有劄子辭免。新除尙書左僕射恩命。未奉兪旨。六日又蒙聖恩。差東上閣門副使王舜。封就臣本家。賜臣告身。臣亦未敢祇受。乞且留在閣門。今早勾當御藥院馮宗道傳宣。并降到御批。早令祇受。臣上戴天恩。下顧無狀。進退維谷。無地自處。臣聞高宗命傅說爲相。戒之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爲鹽梅。夫釀酒者。多麴則太苦。多蘖則太甘。調羹者。多鹽則太鹹。多梅則太酸。和調適宜。最爲難事。故以諗良相。酌寬猛之政。處大小之事。必平和允愜。曲盡其宜。然後爲善臣。才性長短。敢不自知。賦分於天。樸鈍黷直。至於守事君之忠。懷愛民之志。不爲欺罔。不涉佞邪。如此數條。臣敢自保。然燭

理不明見事不敏。度量褊隘。關防淺露。若位以元宰。委之機務。分畫措置。必有差違。至時雖自納於刑。亦無所益。臣非敢愛身。實恐誤國。況臣之少壯。猶不如人。今年齒衰老。目視近昏。事多健忘。目前所爲。轉首不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自近病來。耳頗重聽。此皆事實。衆所共見。非臣以虛辭文飾如此。豈可首居相位。毗贊萬幾。方今老成碩德。已試有效。及抱道藏器。蘊積未施。中外之臣。不爲無人。伏望聖慈。博訪選以代臣。必能稱職。所有告身。臣未敢祇受。緣臣卽日步趨拜起。皆所未能朝覲之期。無由預定。告身留臣本家。於理非是。伏乞依臣前奏。早賜宣取。且留在閣門。候臣所患痊平。堪步趨拜起。入覲天顏。面陳至誠。至時若不允許。祇受未晚。

乞黃庭堅同校資治通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勅編修資治通鑑。共成二百餘卷。於去年九月內奉聖旨。令祕書省正字范祖禹及臣男康用副本重行校定。聞奏。近又奉聖旨。令據已校到定本。逐旋送國子監鑄板。竊緣上件文字。卷帙稍多。其范祖禹近差充修神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在彼自有職事。慮恐日近。校定不辦。有妨鑄板。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黃庭堅。好學有文。卽日在本省。別無職事。欲望聖慈。特差令與范祖禹及臣男康同校定上件資治通鑑。所貴早得了當。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一

章奏三十五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爲法。不善者可以爲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爲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爲亦不可不知也。願以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爲圖。年爲一行。六十行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十卷。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



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槩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

論賑濟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觀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闕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關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貸仍據鄉村五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曆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齎曆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曆頭有餘則并及上戶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即據簿曆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

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災傷，並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戶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霑聖澤。

乞撫納西人劄子

元祐元年三月上

臣先於二月中曾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續下詔，悉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既而執政所見，各有異同，沮難遷延，遂屏棄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關報，定使副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悖心，或有一騎犯邊，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當是之時，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恥如之。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將臣三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一處進呈。臣愚欲為國家消患於未萌，誠惜此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陛下若俟詢謀僉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臣言必又屏棄。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後害，可使華夷兩安，為利甚大，斷自聖志，勿復有疑。

辭接續支俸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上

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聞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臣自

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久而不愈亦曾陳乞宮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敢復言自爾日望痊平入謁丹扆而陳至誠庶得極竭疲鷲且供舊職以補報萬分而臆府雖寧疇瘍未愈肌體羸瘠足力全無步履甚難拜起不得以此無由朝參計在假不管本職公事已及一百一十餘日入謁之期未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況臣當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後得詩云不素餐兮今雖聖澤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先事之義重素餐之罪四海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許臣依條百日外住支請受候參假日依舊庶使臣得安心養疾保全微軀

乞罷將官劄子

元祐元年  
三月上

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爲兵不復用雖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不能制國隨以亡晉武帝平吳悉罷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熙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數千爲一將別置將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當上下

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奸宄哉臣目觀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臣當時乞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勅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軍盡屬將官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爲朝廷旰食之憂邪王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邪又自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緣邊及諸路屯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鬪習山川自置將官以來苟非有所征討全將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准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員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已前之

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斂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居驕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三

章奏三十六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尙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宏贍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並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觀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臣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尙書省治事者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臟腑雖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偷擬況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況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

家。賜以告身。亦未敢祇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遽治尙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貴於微軀。差得自安。所有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罷。

辭入對小殿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尙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覲中書省錄黃。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閣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願臣何人敢與爲比。況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借。而天威咫尺。恐隕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卽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聖旨許權乘轎子出入。及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隕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

臣久在病假。今月十二日於延和殿入見。并辭免新命。以兩足無力。拜起不得。聖恩特許令臣男康入殿扶掖。臣既不得請。臣男復賜章服。父子忝竊。誠不自安。所有臣男恩命。乞賜寢罷。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近奉聖旨。許臣乘轎子。三日一次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各有職事。難以臣故必令三日一聚議檢會。去歲曾有指揮。遇假日有公事。許於東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北。舊有便門。臣欲乞於近南更開一便門。臣今緣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司合商量公事。許乘小竹轎子往諸位商量。其執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許來臣本位。更不一一奏聞。所貴論議詳盡。事無留滯。

乞進呈文字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又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臣以恩禮太重。不敢輒當。只乞於延和殿引見。以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垂簾。臣欲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竊慮閣門以前來聖旨有免赴起居字。及只云三日一至都堂。後來聖旨無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字。不聽臣及男康入殿。伏望聖慈傳宣閣門。十八日許臣隨執政



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仍自今後。每遇入對。並乞准此。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劄子。奏乞於十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尋蒙聖恩。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徐湜封還。仍傳宣。且令入門下尚書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此。乃聖恩憐臣疲羸。恐不堪勞苦。欲且就安逸。雖父母之愛其子。恐不能如此之備。臣隕身喪元。無以爲報。然臣既參假治事。若不以時入對。面盡愚忠。少裨萬一。則與未參假時無異。所以區區陳請。不能自己。臣今欲再乞於二十六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臣至時自度。若筋力委實不能支梧。即乞如今來聖旨。且只入門下尚書省治事。候筋力稍完。再有陳請。若且可以支梧。即乞每遇垂簾日。許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進呈文字。仍乞傳宣。閣門。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臣自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曾具劄子。奏乞隨執政官於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遣中使封回。令候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在輔佐天子。謨明萬幾。朝夕在前。啓沃獻替。臣自閏二月二日降麻。除左僕射。屬在病假。至今未嘗得一日。與諸執政至簾前參

陪國論雖許投進文字然中心委細無由一一面陳陛下徒閱其衰病欲使便安於一身不若使之盡  
愚忠庶幾有補於天下臣爲私計豈不願宴安在家若顧公義豈得內無愧懼竊恐上則失陛下所以擢  
用臣之意下則失微臣忘身徇國之心況以先奉聖旨權免前後殿起居朝會之勞什減七八臣自體當  
近日以來病勢亦似更減步履比曩時稍輕但兩足少力若無人扶掖則全拜不得今不免冒犯無厭之  
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今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  
男康扶掖仍乞傳宣閣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如此則於臣羸病之軀優假已極於公家  
之務亦無所廢臣今欲乞如臣前奏於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取進止此

子若降付三省再假進呈則八日以前皆值假故不  
全八日入朝不及如允臣所奏乞直批降指揮俟奏

#### 乞進呈文字第四劄子

臣近曾三次具劄子奏乞與諸執政赴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云候秋涼雖天恩矜憫  
隆厚無窮然臣旣待罪宰相豈可不於簾前參陪國論況今已立秋兼臣自體當得筋力差勝於前可以  
杖梧只是無人扶掖全拜起不得欲乞如臣前奏候垂簾日許令與諸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同進呈文  
字并乞特降指揮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取進止聖意若不欲批指  
揮即乞降赴三省

#### 乞赴延和殿常起居劄子尋封

臣昨乞自今後遇延和殿垂簾日赴起居奏事。蒙聖恩依所乞爲足。瘡所有起居等宜特與權免拜。及令男康扶掖入殿者。臣若得男康扶掖實可以拜起。臣既久不面天顏。豈有全不拜之理。欲乞每遇延和殿垂簾日與呂公著同班常起居。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觀祕書少監劉敞等奏故祕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錄。惟恕身亡其家獨未嘗恩門戶單露。子孫並無人食祿。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勅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奏舉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於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敞等衆共推先。以爲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當預。降爲編戶。良可矜憫。欲乞如敞等所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爲虛設。

乞不拒絕西人請地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近具劄子。奏乞於今月八日。隨執政延和殿進呈文字。復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令依前降指揮。臣不敢再三。固違聖旨。然臣區區之心。所以欲於八日入對者。竊見夏國宥州有牒。稱已差人詣闕計會。所侵疆

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上件文字。此乃邊鄙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本。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初以來。累會上言。乞因新天子卽位。西人恭順之際。早下詔書。赦其罪戾。待遇如故。如此則控縱在我。天子之體。正。休兵息民。夷夏之心安。不幸虜人有一語不遜。一騎犯邊。則此詔不可復下。無何。臣在病假。不得而論。人心不同。爲衆所奪。日復一日。遷延至今。虜先遣使來。直求侵地。指陳兵端。辭意寢慢。前所議詔書。已不可下矣。旣失此機會。卽日使至。應答亦難。若悉從其所請。則彼益驕而無厭。若悉拒而不從。則邊患由此而起。今就二者之中。寧爲百姓屈己。少從所請。以紓邊患。不可激令憤怒。致興兵犯塞。以困生民。所以然者。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今旣許其內附。豈可猶靳所侵地。而不與彼。必曰我自天子新卽位。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彼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是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以小喻大。譬如甲奪乙田。未請而與之。勝於請而後與。若更請而不與。則彼必興鬪訟矣。此是非利害。明如白黑。臣竊慮進呈之際。羣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不毛無用之地。結成覆軍殺將之禍。兵連不解。爲國家憂。伏望陛下。決自聖志。勿聽浮言。爲兆民計。文彥博輔佐四朝。熟知虜情。此可謂軍國重事。願陛下詢彥博以決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四

章奏二十七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元祐元年上尋依此施行

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慎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狹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以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州以上實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十曰鍊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應職事官自尙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

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中舉三人

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  
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計三人

其狀

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

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辭位在上者得  
舉在下之人位在下者不得舉在上之人

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

用後不如所舉

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方正而侵邪險譎智勇過人而憑權致敗公正聰明  
而私曲昏闇經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疎褻而文章典麗而鄙拙糝善聽

獄訟而寬滯失實善治財賦而病  
民耗國練苦法令而厲致出入

及犯正入已賊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

二人專切收掌仍十科各置簿畫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舉某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

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剋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

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勾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

闕謂若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  
問該博等科人臺諫有闕即用節操方正科人之類

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有勞

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勅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

犯正入已賊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

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

謂若舉知河渠  
馬牧等處之類

不在十科之內者

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官皆得人

起請科場劄子元祐元  
年上

臣伏觀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

案外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爲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實與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爲精慎。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爲之。苟非其人。則爲世所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礪。教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以奸回巧僞。致富貴者。不爲清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原。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爲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爲英俊。以儒生爲鄙樸。下至隋唐。雖說明經進士兩科。進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晝。磨唇爛舌。虛費勤勞。以求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嘗若面牆。或不知句讀。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策。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捨過落。隨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躡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窳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勦剽。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遊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爲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



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己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爲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又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舉所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甲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應經明行修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辭。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抄錄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令本州亦如貢院置簿抄錄。準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已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

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毋有所赦。行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敢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闈室。立身行己。不敢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修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會簿上。合同方許收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爲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是本貫。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及貢院考試。並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鋪。官。程試之日。嚴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法。各令求己。毋得移坐位相從。託商量相聚。傳義傳本。懷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己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爲通。其次爲粗。援據疎略。理短文拙者爲否。三通以上爲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駁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尙書。試周禮。試儀禮。試禮記。試春秋。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

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於號上題所明經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爲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嚮日老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爲此說。欲以動搖科場制度。爲己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以爲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卽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古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某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高者爲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解者。不得更

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榜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有州學處。榜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爲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

謝免北使朝見日起居狀

元祐元年上

右臣伏觀中書省錄黃。以今月十一日北使朝見。奉聖旨。許臣與文彥博免赴起居。仍候人使升殿降階訖。權歸幕次。將欲賜茶。卽升殿。臣以久患脚膝。遠行久立。實所未堪。方欲奏陳。伏蒙聖恩。差勾當御藥院梁某宣諭。令臣於人使見辭日。更不赴。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五

章奏二十八

申明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會上言乞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照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請臣竊聞降勅之初百姓莫不喜悅一兩月間州縣定差已了別無詞訟人情安帖無何續有願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揮人始疑惑既而屢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各以己見欲合本路共爲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是致州縣惶惑不知所從或已差役人却放或已放願人却收或依舊用役錢願人或不用錢招人充役朝夕不定上下紛紜往往與二月六日勅意相違竊緣臣元初起請及朝廷所降勅節文明言委州縣官看詳依今來指揮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仰具利害擘畫申州州申轉運司轉運司奏聞委執政官再加看詳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曲盡其宜豈是當日所言一字不可移易但患轉運司州縣不肯奏陳臣今欲申明元初起請內聲說不明不盡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起請雖云依照寧元年舊法人數定差若舊法人數有於今日不可行者卽是妨礙合申乞改更人

數或太多或太少。惟本州縣知得的確合消數目。合酌中立額。申乞依數定差。朝廷難爲遙度。

一臣起請雖云。若所差人。不願充役。任便選願。有行止人自代。其願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願之人。邀勒被差之人。廣求願直。官司亦當裁定。不得過自來官中願錢之數。其州縣官員。不得指占所願之人。令被差之人願算。

一臣起請雖云。見管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者。若所願之人。自有田產。情願充役者。亦自可依舊存留。又曹司一役。新差之人多不諳熟。書算行遣。及案下文字。未曾交割。合留所願之人。給與願錢。令與新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內交割了畢。才放逐便。

一臣起請云。今日衙前陪備。少於晷日。不至破家。若猶以爲戶力難任。卽乞於官戶僧道。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臣意以爲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二者相須。此外有餘者。始令出助役錢。非謂止收百石。卽令助役也。若猶嫌太少。及所收掠課利。難知實數。卽乞應係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錢。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坊場河渡等錢。自可支酬。衙前重難。分數得足。則官戶等更不消出助役錢。

一從來諸州招募人役。充長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鄉戶衙前。此自是舊法。今來別無改更。惟是

舊日將坊場河渡折餉長名衙前重難令自出賣今來官中出賣坊場河渡收錢依分數折餉長名衙前重難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戶差補已足續有投名者卽先從貧下放鄉戶歸農鄉戶願投充長名亦聽

一臣起請委逐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州本州類聚擇其可取者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擘畫奏聞朝廷伏緣知逐處民間利害子細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縣竊慮逐縣逐州有擘畫得事理切當而本州及轉運司抑遏刪去不以上聞致勅下之日依舊妨礙施行未得欲乞更降指揮下州縣如有似此擘畫切當彼在上刪去者許逐縣直申轉運司本州直申奏所貴下情無壅曲盡事宜仍乞降指揮下詳定役法所只得以諸路州縣申到利害詳其可否立爲定法其不當職之人爲高奇之論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將一路一州一縣利害作海行條貫

一詳定役法所奏請行下指揮若有妨礙難行之事亦乞如臣起請委逐路州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上隨宜修改

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遍下諸州縣除此外並依一月六日所降勅命施行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於團教之



時民間勞費雖什減六七。然猶有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歲遣使按閱。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終無所用之。此所謂於官無益也。臣以爲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子弟。乍涉城市。聞見紛華。自恃身爲保丁。坐索塚家供給。飲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服田力穡。逸欲既深。資用不足。既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由是邀結黨友。羣行攻劫。父兄不能禁。州縣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年不甚饑。而府界三路。盜賊縱橫。入縣鎮。殺官吏。若遇蟲蝗水旱大饑之歲。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若盡罷府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主戶數目。盜賊多少。委提點刑獄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變。及夫役諸般差徭科配。一無所預。務爲優假。使人歆慕。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員寮一員。二百人以上。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人。亦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名目。盡管一縣弓手。以爲賞功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下名次。或選有部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卽補充正節級。替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一人。依此遷一級。若未有闕。且爲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累功勞。遷至正指揮使。滿三年以上。又會捉殺到強盜三人。從來不曾犯賊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官吏結罪保明申奏。乞朝廷與於三班借差內安排。若遇有強惡賊人。朝廷臨時別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則保甲中勇健之士。見前有出官之望。亦應募者必多。除第一第二等戶。物力高強。合

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餘但於本縣有戶籍田產不以等第高下並許投充長名弓手永無解役之期第一第二等戶情願以一丁爲弓手餘丁充重役者亦聽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令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之如此則本縣勇健者皆充弓手其餘懦弱者雖使之爲盜亦無能爲患若見充長名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者許令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長得精熟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施行若應募未滿見今鄉差弓手之數即且令鄉差弓手相兼祇應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即替鄉差弓手一人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長名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百人以上即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人分作一番並年終交替其上番者隨縣尉逐捕盜賊自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可過犯許一面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敢陵犯本轄人員者杖一百殿者徒一年雖權管亦同本轄人員若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並依律科罪犯賊罪杖者若係管轄權管即降充長行下名若係正人員即降一資自後每捉殺到強盜兩人始當一人罪至徒者不以權正並降充長行下名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三人始當一人雖許遷資並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不相管轄亦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居之處與耆長同覺察本管地分內曾爲強盜之人及窩藏之家凡爲強盜者不肯於本管地分作過須在他處蓋恐累及本地分捕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分捕盜人往往知之莫肯發舉盜既得財分贓則絕迹遠遁其賊發地

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由此賊發地分捕盜人每有賊發莫肯申舉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變主強梁則共陪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羣盜無所忌憚日益日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爲州縣沮難有司靳惜動有經年請領不得使之解體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立三限科校捕盜官亦不批罰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塞隱蔽從嚴法施行仍每州各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數千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勘得從來住止窩藏去處候斷遣已了委本州長吏當日先以官錢支給告捕之人卽移牒出賊州縣勾追住止窩藏地分捕盜人科不覺察罪弓手杖一百耆長杖八十壯丁笞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窩藏家財產償所支賞錢外其不足之數令捕盜人等均攤限壹月催足津般赴給賞州軍補填官錢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官錢內關牒折兌其強惡賊人朝廷特於常法外多立賞錢者自以省錢充不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賊盜則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若果行此法府界三路旣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得以羈縻諸路正鄉村之名復國家舊制勇健之士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兼有所用人雖衆多而上下有綱紀不敢相侵暴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累及身不敢蔽匿景跡之人被盜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或盜窮窮無所容身稍冀衰息

乞令六曹刪減條貫白劄子

勘會近歲法令尤爲繁多。凡法貴簡要。令貴必行。則官吏易爲檢詳。咸知畏避。近據中書門下後省修成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又據編修諸司勅式所申。修到勅令格式一千餘卷。冊雖有官吏強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況於備記而必行之。其間條目苛密。抵牾難行者。不可勝數。昨者條貫初下。吏部侍郎左選差注不行者數日。不免再有奏陳。復依舊法。必料諸曹條貫皆有似此拘礙難行者。今欲特降指揮。下尚書六曹。委長貳郎官同共看詳。本曹新舊條貫。內有海行。已有及全無義理。於事無益。防禁太繁。難爲遵守者。盡令刪去。惟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朝夕不可無者。方始存留。作本司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六

章奏二十九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脩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爲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爲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爲要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先准詔書。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舉通直郎孫準。近聞孫準與妻趙氏。因爭女使。與妻兄趙元裕相論訴狀。內有虛妄事。罰銅六斤。臣昧於知人。所舉有罪。理當連坐。乞賜責降。所舉孫準有罪自劾第二劄子

臣先舉孫準行義無缺。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責降。伏蒙聖慈批還云。孫準爲家私小事。罰銅。安有連罪。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聞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於臣爲貢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近奏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爲執政。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衆。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貴率厲羣臣。審慎所舉。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人臣見君。禮無不拜。文彥博年齡位望皆遠踰於臣。每後殿起居。猶須拜。伏獨臣一人恩旨不拜。忝爲臣子。實不自安。欲乞今後遇文彥博入朝。與之同班。不入朝。卽別爲一班。依羣臣例常起居。況臣自揣。近日筋力微增。若得臣男扶掖。其常起居四拜。殊不爲難。伏望聖慈聽許。以存朝廷之禮。

辭大禮使劄子

尋改

臣先奉勅差充明堂大禮使。伏緣臣自去冬以來。脚膝無力。拜起艱難。至今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若無人扶掖。委實獨自拜起不得。每次朝見。幸蒙聖恩許男扶掖。將來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皇帝陟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欲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充大禮使。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爲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才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小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毀譽則愛憎毀譽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慎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并舉主坐之亦未爲晚

薦王大臨劄子

元祐元年八月八日上  
大臨除太學錄已卒

臣竊見郟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譽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屢嘗有詔敦遣固辭不起伏望聖慈召致京師實之學官爲士類矜式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爲諫官親聞見此事竊憐其亡身徇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之知近見故職方員外郎張術亦以



當時乞建儲貳子申伯特補太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術例除一子官以旌忠義

辭明堂宿衛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將來明堂特與免侍祠攝事導駕及稱賀陪位肆赦立班止令宿衛在於人臣恩禮優厚無以復加損生隕命不足酬報然臣日近患左足掌底腫痛全然履地不得跬步不能行未知痊愈之期所有將來明堂宿衛亦恐祇赴不得伏望聖慈特賜矜免乞恩不已慙懼無地

辭提舉修實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勅差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臣自受命以來以衰羸多病罕曾得到局供職日近又患左足腫痛不能履地日甚一日未有痊愈之期所有修神宗皇帝實錄伏乞別賜差官提舉

進呈上官均奏乞尙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尙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

尋得旨依

今欲應尙書省事舊有條例事不至大者並委六曹長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衝改條貫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卽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指揮所有都省常程文字並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指揮施行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有諸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卽留可退則退若六曹判斷不當及住滯不決卽別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究住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無故住滯其本曹官吏卽行接

勅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遺簡徑事務辦集

乞趁時收糴常平斛斗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尋得旨依奏

勘會舊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添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糴凶歲穀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糴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雖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糴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人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例中糴入官是以農夫糴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糴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爲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糴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積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

乘有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各體察在市斛斗實價。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如闕少倉廩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濕之地。有斛斗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拋降收糴。纔候將來在市物貨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出糴。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色價分爲三等。自幾錢至幾錢爲中等價。幾錢以上爲上等價。幾錢以下爲下等價。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斗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糴。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糴糶。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提舉覺察。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寮滯糶糶入戶。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糶糶。至得替時。酌中價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曆子。候到吏部日。與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糶使司。斛斗見多。沿邊州縣轉運司。見糶軍糧處。更不糶常平倉斛斗。若今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抑

委提點刑獄司。逐旋草畫申奏施行。

乞約東州縣不得抑配青苗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

檢會先朝初散青苗錢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譏味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佗人冒名詐僞請去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天下莫不欣戴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命令給常平錢穀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勅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曩日置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司安撫司覺察聞奏

乞罷散青苗錢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得旨依

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平倉錢穀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却欲廣散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如未能提舉官時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通行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平倉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其青苗錢更

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契勘。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稅送納。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七

## 章奏四十

乞合兩省爲一劄子

元祐元年與三省同上

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況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修飾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案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祕書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曩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

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勅，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爲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去重復，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爲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尙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尙書省，尙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案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著，申尙書省，尙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繙錄下尙書省，尙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卻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質。又內批文字及請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正，則爲反覆。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爲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書繁冗，無益於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爲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

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爲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留住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爲不審慎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修改。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爲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修立。

乞令六曹長官專達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除利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尙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敝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



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尙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

官告黃牒之類已簽訖者更不簽

分付六曹牒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

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尙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尙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

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尙

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尙書判准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

侍郎尙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鑿限若

有稽遲即行糾劾即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展

吏部尙書如舊日判東西審官院左選侍郎如舊日判流內銓右選侍郎如舊日判三班院戶

部員官如舊日三司使刑部長官如舊日判審刑院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即改更條法或奏乞特旨謂

舊日本司文字並直奏直下今欲令六曹長官准此刑部刑名疑慮或情理可憫或情重法輕特乞停替編配之類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

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

狀並只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尙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

行若六曹不爲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尙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

本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易集

乞令三省諸司無條方用例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

勸會舊例只是前官所行或是或非豈足永爲後法近歲三省及百司多用例破條諸色人亦多於條外

攀援體例。希求恩澤。欲令今後凡有正條者。並須依條。無條方許用例。前例若是所當遵行。前例若非即宜釐革。只委本省六曹本司長官相度理道。與奪批判。所貴向去漸除弊例。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元祐元年上。

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有失覺察者。並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一行遣。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定合覺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辜。又凡爲監司州縣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覺察有罪。不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謂安民利物。衆所長愛。非瘦軟不立。曲取人情者。二曰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內私外公。實假詐直者。三曰明敏。謂深察情理。應機辦事。非曰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詐清釣名。偷安避事者。按察四條。一曰苛酷。謂用刑緊苛。殘虐論法者。二曰狡佞。謂傾險巧詐。危人自安者。三曰昏懦。謂曉物情。依阿無守者。四曰貪縱。謂贊發無厭。任情不法者。凡監司州縣於所部之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官吏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舉之監司。監司置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舉行。能使以試之。果有實効。則漸加旌異。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縣。知縣專按察簿尉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縣體量申州。州體量申監司。監司體量申奏。續更體量的確事迹。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事彰露。其監司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

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但不坐失覺察之罪，卽挾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勸鞠見實，自依常法。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勸命官。

乞不帖例貸配劄子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日上

勸會守法者，有司之職。按道者，君相之權。伏見從來命官犯罪，大理寺既依法定斷，更令刑部檢例，或追官，或勒停，或衝替，或差替之類，朝廷依而行之，謂之特旨。凡人之罪犯千端，而事體萬計，豈可求其比類，能得正同？又既謂之特旨，當臨時斷在朝廷。若先令刑部帖例，朝廷依此施行，乃是輕重之權，返在有司也。欲今後應命官犯罪，大理寺既定斷，委刑部看詳，內有法重情輕，或法輕情重，並具狀申中書省，更不帖例，委中書省官相度情，明輕重，同共商量，除依法外，自貸命編配，至特放、臨時擬定，進呈取旨施行。其百姓犯大辟罪，諸州奏稱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者，大理寺依法定斷，委刑部看詳，委的有疑慮可憫之狀，卽具狀申門下省，更不帖例，委門下省官相度事理，同共商量，臨時擬定，或依法，或貸命編配，進呈取旨施行。

再申明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上

檢會二月六日勅文，止是罷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照寧寧元年以前舊法，委令佐揭簿定差，尙慮諸路州縣利害各有不同，所以下文云：委逐縣看詳，若有妨礙施行未得，卽具利害擘畫申州，仰本州類聚諸

縣所申擇其可取者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具利害擘畫奏聞其意欲使本州體量諸縣所申利害之虛實擘畫之是非擇其實而是者條例申轉運司云某縣當如何措置某縣當如何措置其餘已依舊法定差施行轉運司得諸州所申亦如此體量條例申奏蓋欲隨處差役曲盡其宜非謂使逐路共爲一法也今訪聞諸路轉運司不遵用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又不取諸州縣所擘畫各以己意撰成一路役法差官分詣諸州縣名爲商量其實諷諭令隨己意卻作州縣擘畫立法申奏州縣稍有違異輒加責怒以此多不依應得逐處利便不合民心又諸路州縣見朝廷置詳定役法所以爲當別撰役法頒下往往等候下卽定差殊不知看詳役法所專候諸路州縣具到利害擘畫卽作一路一州勅行下以此觀望遷延久不了絕今欲特降指揮下諸州縣除有舊法妨礙難行之事速具申陳外其餘並依舊法一面定差其看詳役法據逐處先申到利害擘畫事件如得允當逐旋奏乞令本處依此施行所貴差役之法日近早見結絕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八

## 書啓一

謝檢討啓

仰戴寵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憂與愧并。竊以帝王垂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冊。參天球赤。刀之寶。闕石室金匱之嚴。豈繫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貫穿前載。決洽舊聞。稽古倖倚相之才。敘事識子長之體。則何以懋明得失。考合異同。訪逸事於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丕績。蔽天壤而亡窮。俊乂隆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宜擇士以恪居。豈容冒塵。坐致墜曠。如光者行能褊淺。器質迺疎。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賚。署吏甫任典謁。已辱聞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正如毀瓦之爲。猥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之傷實多。旋屬家艱。零丁苦由。比還官次。汨沒道塗。辭鋒頓而不修。學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覲榮階。俄承乏於睿宗。遂參華於天祿。慶霄清晏。蓬渚遼巖。縑素物益。率多未見。英豪彙集。叨與並遊。顧瑣陋之無庸。每怔忡而自失。所虞揚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記言記勳之殊。辯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紬繹厥文。竊惟累洽之辰。方咏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窳才。靖究所來。孰云無自。此蓋伏遇某官。獎延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髮之長。振

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用之材。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劬勞從事。恪慎處躬。冀少答於生成。庶無慙於知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訛。道亦鬱滯。是以國家開圖籍之府。設校讎之官。必求秀偉絕特之人。使之執事。誠以道爲重也。光天與之分。甚專且愚。徒以世家相承。習尚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語言。父兄提攜。授以經籍。是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遊聖人之藩籬。嚼六藝之糟粕。遽用門蔭。列於王官。始就鄉舉。徑叨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踰獲於一時。終不足爲成人也。已而天降之旤。服衰五年。指景數刻。幾無生望。泊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藟爲荆榛。私心悵然。每用歎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息肩簿領。乃始修礪錢鎛。誅治荒穢。庶幾勉狗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足爲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鷲朽。遽列其名。薦之法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款朱闕。蹈紫臺。快去蓬蒿。頡頏霄漢。榮耀過分。不寒而栗。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內竭忠力。以勤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顧盼所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衰章之榮。俾茲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敕。無違率履。勉服故業。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於近世。益以衰薄。甚者且爲好言。暮而反之。況於存沒之異。貴賤之絕。苟能言其姓名。識其遊處。斯可頌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自卵而翼。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陋。動無可稱。學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僚案。獲友高明。道同志合。出處如一。分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執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髻誨導。俾之就學。以至冒竊科級。叨庶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禍罰崇大。屏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自存。又撰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焜燿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樸懦自守。謂其寡過。每賜被飾。多踰其實。光或聞之。流汗被頰。常懼不能堪副。以累知言。暨衰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勤惻愈甚。開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之辰前。上方推信大臣。議無不用。亟命近署。試其所能。藝術素疎。果暴嗤鄙。方自踧踖。以須譴緹。不意天恩曲成。引內祕府。遽使頡頏。禁闕。依光紫霄。校讎羣書。參奉遊豫。豈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自循度。罔知所來。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不遺故舊。糠粃小生。何階自致。銜恩念親。涕洟橫集。夫以執事之忠亮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汗蠡文館。羞士大夫。蓋將驅一世之人。使媮者日醇。薄者日敦。誠有以贊天子之大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夙夜刻勵。寤寐調辭。進益所長。攻去所

短。冀不忝前人之教誨。羞知己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以往。不知所爲。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爲其皆不能及廐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賈玉於趙者。爲其皆不能及櫝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智。天下固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握髮。殮則吐哺。汲汲焉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蓽之下者。是以鍾石筦絃之音。歌舞其德。于今未衰。愚者儻以己之才德。求諸他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睇睇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闕。四表仰聲。而讐集羣士。希光而景附。眄睐所被。溫於春陽。咳唾所沾。重於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疎文陋。羣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細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由獻馬於燕。賈玉於趙也。執事儻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逐。不得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爲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贊。今其禮亡久矣。士非文無用爲贊者。是敢不自隱其嗤鄙。雜錄舊所爲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俟進退之命焉。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爲文示之使得竊觀甫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歎噫士之讀書者豈專爲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爲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爲資身之貨耳彼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以薦之於宰輔下以貽之令長求盜之吏未嘗不以民爲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夫身爲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況得位邪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爲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劊剗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之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復以疎賤之人狂愚之議干與其間臯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犬彘也光雖不才獨忍爲犬彘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蹈入大臯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戇妄爲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卽伏誅而他變

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釁而動則爲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爲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舉惡無狀降首亡由獨守窮城勢不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豨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濟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自餘皆迫於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敕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紡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郭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脇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者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驟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梟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亟致於闕下矣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今爲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爲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超賚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狗於城下使足欲慕以焜耀其餘彼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爵重賞於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儆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鋪時釋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今誠貴其脇從之辜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即日

殄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首可指日而烹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臯。賞不失功。士卒無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爲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比其授首。則何朔之力固已困矣。況加以不虞之變哉。夫炎炎不絕。焔焔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爲。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煦熈。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寢久。臯寢深。朝廷無寬貸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圖之。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愛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赦。爲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碎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爲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於胷中矣。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臯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賤。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懼。於茲未息。竊以取士

之詳。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夫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不能而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如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親覆之。又有退者。然後解其布衣而祿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其以魁傑秀異。在殊級者。其視朝廷美官。若寓物褚中。不十年必取之。大抵皆至公卿。如此可不謂之進賢之速歟。取如是詳。而能獨爲羣士之先。則其才可知已。進如是速。而能不自隆貴。以禮於愚庸散賤之人。則其德可知已。才與德二者。議士之所先也。而皆有以過絕於人。光是用不敢私賀於左右。而賀於朝廷。賀於衆庶。知其將得賢公卿。而有所瞻賴也。

## 答薛虢州謝石月屏書

日前令嗣先輩訪逮。出手筆。并石月屏爲贖。捧玩不勝愧喜。比來數於都下朋從處見此屏。觀其天質圓瑩。非刻非繪。如秋高氣清。邈然在望。信乎天地之異氣。山澤之殊寶也。素心悅之。無從可得。豈意一旦不煩懇請。坐至握中。性本疎野。雅叶所欲。雖受文錦十純。白璧百雙。在光之愚。未爲重賜。謹當矜閱箱笈。不忘惠好耳。氣序瘴暑。信後伏想休勝。俗故忽忽。久不遑修謝。尤增悚懼。先輩注官甚便。想加慰喜。未期接待。倍希珍厚。

##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爲日寡。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言曰。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

晦皆贊啓以造於僚友之門。闇闇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他。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髀私歎。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大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燁燁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於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謁。臨其蓬華。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茲禮之來。非光之爲。而爲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而沈絕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遊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晏。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一爲。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於媮。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敦。出於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媮。況始仕於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清耳而聽之。乃獨不出於媮。而出於敦。是則及物之利。繇此其始矣。光是以爲天下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何人。明主以爲臣。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爲官。光又可以嘿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繇者不自知其賤耳。

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卽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於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聞聖聽。則光所言是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關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爲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尙誰望哉。且景仁已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稿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爲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嚙。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卽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光官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闈。登降丹陛。天下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

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李子儀書

嘉祐元年

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高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悃。以開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足下今所欲爲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苟爲詆訐。以快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爲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湔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遊最久。竊觀士大夫開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孳孳深更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譴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爲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開喜馬寺丞

中庸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抒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爲之記。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況於語先聖之道。載賢令之功。鐫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阨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託於顯茂之業。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

聖而累明府。養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醕鬯於道。而富有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詠而已。



#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五十九

## 書啓二

與東阿張主簿書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辜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迺貶損書誨。自從風雨而老之歎。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己。不宣。

##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曩者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何故哉。請試爲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污。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曩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去也。人不爲之憾。嘿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儼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

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既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既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歎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宜。

##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北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譏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已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污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污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役者之金陵。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

答明太祝 嘉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爲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爲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他，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光之不肖，而辱賜之書，適云非爲名也，非爲利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足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審能充之，聖賢之道近在耳目之前矣。如光者，將跂仰頌歎之不及，又奚暇道德之知，而況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志，則誠美矣。其所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儻察二子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光何人也。足下推褒之過，而督責之重，譬之若指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已。

答陳祕校 光書 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祕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光平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

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揚、王、韓、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揚以上。不專爲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己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己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爲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下試熟察而審處焉。

與夏祕丞倚書字中立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遞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爲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爲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餒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鷓鴣漸羽。以灑鄆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

容出口。或嗔然陽應。腹非背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并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爲龐公也。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爲非。則龐某夏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某等先已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肆之斧鉞。中則流竄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爲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累知己之繫。下則他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灑瀉肝膽。懇惻備至。而二府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暨。使朝廷何以施行。光退復具奏草章。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知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塞嘿。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今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爲羞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晝則投筯輟餐。夜則擊席歎吒。終身慷慨。不可滿洗。若貯瓦石在於胷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慚怍。又未知中立察之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邸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

賣友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參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略道梗概。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他日面談。方盡觀縷也。

與夏祕丞倚別紙

詔獄所繫中立事。嘗亦剽聞立寨斫木則有之。辰巳之差。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郭武出巡爲虛。及狀內無武侯入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廷。信於上司。篤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爲過。當如之何。此蓋措意不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憂。此則慮之過者。光去夏自麟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不出五策。以白龐公。其最下聽其侵耕。置而勿問。凡淺識倫安者。其言皆如是也。次則力戰以決勝負。勇悍不想者。其言如是也。次則

誘其耕民。徙之內地。使彼自懼。失亡而去。陳懷順之謀也。次則絕其私市。使彼自計。侵耕所得。不償所失。必來分

割。光與那舍人所議也。次則乘閒築堡以扞之。借使不盡得其田。亦足爲麟州耳目藩蔽。光與武侯中所立所議也。龐公幸用其

二。而舍置其三。誘民決戰勿問。今日思之。始知當日下策。乃上計也。嗟乎。事難豫知。無可言者。所惜者國家邊臣

姑息之弊久矣。今止欲自於漢地內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帥。則後來者所爲可知。益使戎

狄輕漢矣。次則龐公垂老。孜孜爲國。更獲欺罔之名。次則中立才美操堅。而橫罹此咎。雖不足爲異日之

累。而亦暫致淹回。次則光罪當爲首。而不蒙誅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光所憐憫者也。以

此之故。光今雖強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則慙不敢仰。凡以上累知己。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他一

一非書所盡。盛暑中倍自保輔。

與魏處士閣書

十二月十一日。光再拜雲。夫處士老兄。近蒙賜手筆云。見家兄言。光頗喜養生。夫生之貴於物也。甚矣。人不能保其生。於他何有。光心雖喜之。不能得其塗徑。望其藩牆也。今老兄年餘八十矣。自皇祐初拜別。又逾十年。每聞家兄言。老兄精神益明。膂力益壯。視聽飲食。過於少年。不知以何道修育。乃能至是。誠不勝歎慕之深。願以俗網縻繫。末由得親執几杖。以受教於下坐。儻有道之稊稗土苴。可使愚陋牽俗之人。與知而力行者。願時賜誨諭。俟他日得侍左右。然後卒業。不勝幸甚。

答劉太博忱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賜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愧。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詡詡笑言。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懇懇。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也。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盡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爲名。政事有關。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光又獲知於足下。教誨躡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

所以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諭，敢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啓。雨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適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喻。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他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輯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透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真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也。曩者年三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爲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開望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誥命，小有瑕謫，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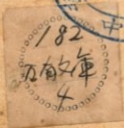
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爲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未已。光竊傷之。屢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爲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失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絕倫者。固不可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屢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勾院。及修起居注。皆曾辭免。至於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就職。今茲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爲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且欲詣閣門受勅。而今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況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并四次奏草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職以來。喜有參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杳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遊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旣不獲面陳。因辭杼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書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愛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敎。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寡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光以爲歸。且曰。以嚮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鬻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己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

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稱載而往。垂臺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不宣。

14856



4  
370